



勞者自歌

子愷題



活生

勞者自歌

豐子愷

花臺裏生出三枝扁豆秧來。我把牠們移種到一塊空地上，並且用竹竿搭一個棚以扶植牠們。每天清晨爲牠們整理枝葉，看牠們欣欣向榮，自然發生一種興味。

那蔓好像一個觸手，具有可驚的攀緣力。但究竟因爲不生眼睛，只管盲目地向上發展，有時會攢進竹竿的裂縫裏，回不出來，看了令人發笑。有時一根長條獨自脫離了棚，顛裊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個摸不着壁的盲子，看了又很可憐。這等時候便需我去扶助。扶助了一個月之後，滿棚枝葉婆娑，棚下已堪納涼閒話了。

有一天清晨，我發見豆棚上忽然有了大批的枯葉和許多軟垂的蔓，驚奇得

很。仔細檢查，原來近地面處一支總幹，被不知甚麼東西傷害了，未曾全斷，但不絕如縷。根上的養分通不上去，凡屬這總幹的枝葉就全部枯萎，眼見得這一族快滅亡了。

這狀態非常悽慘，使我聯想起世間種種的不幸。

*

*

*

*

*

有一種椅子，使我不易忘記：那坐的地方，雕着一隻屁股的模子，中間還有一條凸起，坐時可把屁股精密地裝進模子中，好像澆塑石膏模型一般。

大抵中國式的器物，以形式爲主，而用身體去遷就形式。故椅子的靠背與坐板成九十度角，衣服的袖子長過手指。西洋式的器物，則以身體的實用爲主。形式卽由實用產生。故纔西裝須量身體，剪刀柄上的兩個洞也完全依照手指的橫斷面的形狀而製造。那種有屁股模子的椅子，顯然是西洋風的產物。

但這已走到西洋風的極端而且過分了。凡物過分必有流弊。像這種椅子，究

竟不合實用，又不雅觀。我每次看見，常誤認牠爲一種刑具。

*

*

*

*

*

散步中，在靜僻的路旁的雜草間拾得一個很大的鑰匙。製造非常精緻而堅牢，似是鞏固的大洋箱上的原配。不知從何人的手中因何緣而落在這雜草中？我未被『路不拾遺』之化，又不耐坐在路旁等候失主的來尋；但也不願把這個東西藏進自己的袋裏去，就擎在手中走路，好像採得了一朵野花。

我因此想起水滸中五台山上挑酒擔者所唱的歌：『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這兩句怪有意味。假如我做了那個牧童，拾得舊刀槍時定有無限的感慨：不知那刀槍的柄曾經受過誰人的驅使？那刀槍的尖曾經吃過誰人的血肉？又不知在牠們的活動之下，曾經害死了多少人之性命。

也許我現在就同『牧童拾得舊刀槍』一樣。在這個大鑰匙塞在大洋箱的鍵孔中時的活動之下，也曾經害死過不少人的性命，亦未可知。

發開十年前堆塞着的一箱舊物來，一一檢視，每一件東西都告訴我一段舊事。我彷彿看了一幕自己爲主角的影戲。

結果從這裏面取出一把油畫用的調色板刀，把其餘的照舊封閉了，塞在床底下。但我取出這調色板刀，並非想描油畫，是利用牠來切芋艿，削蘿蔔吃。

這原是十餘年前我在東京的舊貨攤上買來的。牠也許曾經跟隨名貴的畫家，指揮(註)高價的油畫顏料，製作出(註)帝展一等獎的作品來博得沸騰的榮譽。現在叫牠切芋艿，削蘿蔔，真是委屈了牠。但芋艿，蘿蔔中所含的人生的滋味，也許比油畫中更爲豐富，讓牠嘗嘗罷。

註：近代有不用筆而用刀來描油畫的畫風，故云。

*

*

*

*

*

十餘年前有一個時期流行用紫色的水寫字。買三五個銅板洋青蓮，可泡一大

瓶紫水，隨時注入墨匣，有好久可用。我也用過一會，覺得這固然比磨墨簡便。但我用了不久就不用，我嫌牠顏色不好，令人厭倦。

後來大家漸漸不用，不久此風便熄。用不厭的，畢竟只有黑和藍兩色：東洋人寫字用黑，黑由紅黃藍三原色等量混和而成，三原色具足時，使人起安定圓滿之感。因為世間一切色彩皆由三原色產生，故黑色中包含着世間一切色彩了。西洋人寫字用藍。藍色在三原色中為寒色，少刺激而沈靜，最可親近。故用以寫字，使人看了也不厭倦。

紫色為紅藍兩色合成。三原色既不具足，而性又刺激，宜其不堪常用。但這正是提倡白話文的初期，紫色是一種蓬勃的象徵，並非偶然的。

*

*

*

*

*

孩子們對於生活的興味都濃。而這個孩子特甚。

當他熱中於一種遊戲的時候，吃飯要叫到五六遍才來，吃了兩三口就走。游

戲中不得已要去小便，常常先放了半場，勒住袴腰，走回來參加一歇遊戲，再去放出後半場。看書發見一個疑問，立刻捧了書來找我，毛坑間裏也會找尋過來。得了解答，拔脚便走，常常把一隻鞋子遺剩在我面前的地上而去。直到刻襪走了七八步方才覺察，獨脚跳回來取鞋。他有幾個星期熱中於搭火車，幾個星期熱中於着象棋，又有幾個星期熱中於查王雲五大辭典，現在正熱中於捉蟋蟀。但凡事興味一過，便置之不問。無可熱中的時候，鎮日沒精打彩，度日如年，口裏叫着『餓來！餓來！』其實他並不想吃東西。

有一會我畫一個人牽兩隻羊，畫了兩根繩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繩子只要畫一根。牽了一隻羊，後面的都會跟來。』我恍悟自己閱歷太少。後來留心觀察，看見果然：前頭牽了一隻羊走，後面數十隻羊都會跟去。無論走向屠場，沒有一隻羊肯離羣衆而另覓生路的。

後來看見鴨也如此。趕鴨的人把數百隻鴨放在河裏，不須用繩子繫住，羣鴨

自能互相追隨，聚在一塊。上岸的時候，趕鴨的人只要趕上一二隻，其餘的都會跟了上岸。無論在四通八達的港口，沒有一隻鴨肯離羣衆而走自己的路的。

牧羊的和趕鴨的就利用牠們這模仿性，以完成他們自己的事業。

*

*

*

*

*

住在鄉鎮裏生病，只得請中醫看，吃中國藥。都會裏的朋友寫信來，勸我到上海去進醫院。我感謝他，然而沒有聽他的話。

因爲在這裏，我這病人的治療法，算最合理的了。同鎮的病人，有的正在那裏請巫女看鬼，有的請道士驅邪，或者抬泥菩薩到家裏來鎮魔，差不多天天有敲鑼鳴炮送神的聲音，送到我的病床裏來。我家常送『謝菩薩』份子，家裏的工人常常饜足了『謝菩薩夜飯』的酒肉而歸來。我生病不請教鬼神而請教中國醫生，在這裏已算是最合理，最正當，最開通的治法。滿足之不暇，那裏還有工夫去講醫術和藥質呢？

每逢贖得一劑中國藥來，小孩們必然聚攏來看拆藥。每逢打開一小包，他們必然驚奇叫喊。有時一齊叫道，『啊！一包瓜子！』有時大家笑起來：『哈哈！四隻骰子！』有時驚奇得很：『噢！這是洋囡囡的頭髮呢？』又有時嚇了一跳：『啊！許多老蟬！』……病人聽了這種叫聲，可以轉鑿為笑。自笑為什麼生了病要吃瓜子骰子，洋囡囡的頭髮或老蟬呢。看藥方也是病中的一種消遣。藥方前面的脈理大都乏味；後面的藥名却怪有趣。這回我所服的，有一種叫做『知母』，有一種叫做『女貞』，名稱都很別緻。還有『銀花』，『野薔薇』好像新出版的書的名目。

吃外國藥沒有這種趣味。中國數千年來為世界神祕風雅之國，這特色在一劑藥裏很顯明地表示着。來華考察的外國人，應該多吃幾劑中國藥回去。

*

*

*

*

*

體溫天天三十九度，身子天天躺在床裏。這也可謂人間寂寥的境地了。然而

也還可找求生的歡喜與感興。

視線所直射的樑木上有一隻壁蟬在那裏做窠。最初只看見木頭上淡淡的一小白點。壁蟬在其周圍逡巡徘徊了一天，第二日那白點大了一圈，白了一些，壁蟬又在其旁邊巡徘徊了一天，第三日那白點又大了一圈，又白了一些。這樣地經過了五日，樑木上就有了一個圓圓白白的小月亮，壁蟬從此不再見了。

這個小動物，也知道要保存自己的種族，也肯爲子孫作牛馬。天地好生之德，可謂廣大而普遍了。

*

*

*

*

*

項脊軒記裏歸熙甫描寫自己閉戶讀書之久，說『能以足音辨人』，我近來臥病之久，也能以足音辨人。房門外就是扶梯，人在扶梯上走上走下，我不但能辨別各人的足音，又能在一人的足音中辨別其所爲何來。『這會是徐媽子送藥來了？』果然。『這會是五官送報紙來了？』果然。

記得從前寓居在嘉興時，大門終日關閉。房屋進深，敲門不易聽見，故在門上裝一鈴索。來客拉索裏面的鈴響了，人便出來開門。但來客極稀，總是這幾個。我聽慣了，也能以鈴聲辨人。時有一種頑童或閒人經過門口，由於手癢或奇妙的心里，無端把鈴索拉幾下就逃，開門的人白跑了好幾回；但以後不再上當了。因為我能辨別他們的鈴聲中含有倉皇的音調，便置之不理了。

極簡單的足音和鈴聲尙且如此，音樂演奏的個性表現的精微可想而知了。

*

*

*

*

*

盛夏的某晚，天氣大熱，而且奇悶。院子裏納涼的人，每人隔開數丈，默默地坐着搖扇。除了扇子的微音和偶發的呻吟聲以外，沒有別的聲音。大家被炎威壓迫得動彈不得而且不知所云了。

這沉悶的靜默繼續了約半小時之久，牆外的街裏一個嘹唳清脆而有力的叫聲，忽然來打破這靜默：

『今夜好熱！啊嚏——好熱！好熱！』

院子裏的人不期地跟着他叫：『好熱！好熱！』接着便有人起來行動，或者起立，或者欠伸，似乎大家出了一口氣。炎威也似乎被這喊聲喝退了些。

我想：讀書也是如此。弄裏的叫喊者正是大眾愛讀的作家。

*

*

*

*

*

尊客降臨，我陪他們吃飯往往失禮。有的尊客吃起飯來慢得很，一粒一粒地數進口去。我則吃兩碗飯只消五六分鐘，不能奉陪。

我吃飯快速的習慣，是小時在寄宿學校裏養成的。那校中功課很忙，飯後的時間要練習彈琴。我每餐連盥洗只限十分鐘了事，養成了習慣。現在我早已出學校，可以無須如此了，但這習慣仍是不改。我常自比於牛的反芻。牛在山野中自由覓食，防猛獸迫害，先把草團吞入胃中，回洞後再吐出來細細嚼食，養成了習慣。現在牛已被人關在家裏餵養，可以無須如此了，但這習慣仍是不改。

的。

據我推想，牛也許是戀慕着野生時代在山中的自由，所以不肯改去牠的習慣

『不算情書』

丁玲

我這兩天都心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為你今天會來，又以為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為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我不敢在我面前提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

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為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爛污的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說法）欲念，我會把許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欲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搥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

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易加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的，蓬子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真的從不尊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有許多事我們不必說牠，我們只說我和也頻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想不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寧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祕密藏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

——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牠，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頻，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頻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勵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也頻，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

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為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每當我不得不因為也頻而將你的來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我，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活的勇氣，是有生下去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當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種念頭常常抓住我，唉，××！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跑開過一次，然而你，你沒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

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了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我，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為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得厲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得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昭說過，同乃超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終會碰在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

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喫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為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為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以為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麼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得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釋，希望你把我當作一個男人，不要以為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

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是因為有你給我的勇氣，××。只有你，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劃，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我已經是比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為有好幾次都看到你

的頭腦)，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使人了解的态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麼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為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為有了你，我能更好好的做人，我確是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知為什麼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更能更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應該怎樣來對你說出我新有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為我看見你那麼無主意，我願意……——
我不想苦惱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談了。……

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我永遠的朋友！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爲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疎遠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希望你今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東西在心中涵湧，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些什麼天真或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

思中，因為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到的，好的，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我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為你，因為我們的愛而變得那麼親切於我了呵！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三月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會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我能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為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以又長長的躺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們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這不算情書。

我的種痘

魯迅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國的『最文明』的地方，在電線柱子和牆壁上，夏天常有勸人勿喫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誡父母，快給兒女去種牛痘的說帖，上面還畫着一個穿紅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見這一幅圖，就詫異我自己，先前怎麼會沒有染到天然痘，嗚呼哀哉，於是好像這性命是從路上拾來似的，沒有什麼希罕，即使姓名載在該殺的『黑冊子』上，也不十分驚心動魄了。但自然，幾分是在所不免的。

現在，在上海的孩子，聽說是生後六個月便種痘就最安全，倘走過施種牛痘局的門前，所見的中產或無產的母親們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歲上下的孩子，這事情，現在雖是不屬於知識階級的人們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種痘

却很遲了，因為後來記的清清楚楚，可見至少已有兩三歲。雖說住的是偏僻之處，和別地方交通很少，比現在可以減少輸入傳染病的機會，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聽到。我居然逃過了這一關，真是洪福齊天，就是每年開一次慶祝會也不算過分。否則，死了倒也罷了，萬一不死而臉上留一點麻，則現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條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臉的文藝批評家的奚落了。幸而並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時候，給孩子們種痘的方法有三樣，一樣，是淡然忘之，請痘神隨意種上去，聽牠到處發出來，隨後也請個醫生，拜拜菩薩，死掉的雖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雖然大抵留着癍痕，但沒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樣是中國古法的種痘，將痘痂研成細末，給孩子由鼻孔裏吸進去，發出來的地方雖然也沒有一定的處所，但粒數很少，沒有危險了。人說這方法是明末發明的，我不知道可的確。

第三樣就是所謂「牛痘」了，因為這方法來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時候，當然，華人是不相信的，很費過一番宣傳解釋的氣力。這一類寶貴的文獻，至今還贖在驗方新編中，那苦口婆心雖然大足以感人，而說理却實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說種痘免疫之理道：

「痘爲小兒一大病，當天行時，尙思遠避，今無故取嬰孩而與之以病，可乎？」曰：「非也。譬之捕盜，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說明『洋痘』之所以傳入中國的原因：

『予考醫書中所載，嬰兒生數日，刺出臂上汗血，終身可免出痘一條，後六道刀法皆失傳，今日點痘，或其遺法也。夫以萬全之法，失傳已久。而今復行者，大約前此劫數未滿，而今日洋煙入中國，害人不可勝計，把那劫數抵過了，故此法亦從洋來，得以保全嬰兒之年壽耳。若不堅信而遵行之，是違天而自外於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種的就正是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親也不是新學家，但竟毅然決然的給我種起『洋痘』來，恐怕還是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因為我後來檢查藏書，屬於『子部醫家類』者，說出來真是慚愧得很，——實在只有達生篇和這寶貝的驗方新編而已。

那時種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種牛痘却也難。必須待到有一個時候，城裏臨時設立起施種牛痘局來，纔有種痘的機會。我的牛痘是請醫生到家裏來種的，大約是特別隆重的意思；時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測起來總該是春天罷。這一天，就舉行了種痘的儀式，堂屋中央擺了一張方桌子，繫上紅桌帷，還點了香和蠟燭。我的父親抱了我，坐在桌旁邊。上首呢，還是側面，現在一點也不記得了。這種儀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這時我就看見了醫官。穿的是什麼服飾，一些記憶的影子也沒有，記得的只是他的臉胖而圓，紅紅的，還帶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鏡。尤其特別的是他的話我一

點都不懂。凡講這種難懂的話的，我們這里除了官老爺之外，只有開當舖和賣茶葉的安徽人，做竹匠的東陽人，和變戲法的江北佬。官所講者曰「官話」，此外皆謂之「拗聲」。他的模樣，是近於官的，大家都叫他「醫官」，可見那是「官話」了，官話之震動了我的耳膜，這是第一次。

照種痘程序來說，他一到，該是動刀，點漿了，但我實在糊塗，也一點都沒有記憶，直到二十年後，自看臂膊上的瘡痕，才知道種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確記得那時並沒有痛，也沒有哭，那醫官還笑着摩摩我的頭頂，說道：

「乖呀，乖呀！」

什麼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後來父親翻譯給我說，這是他在稱讚我的意思。然而好像並不怎麼高興似的，我所高興的是父親送了我兩樣可愛的玩具。現在我想，我大約兩三歲的時候，就是一個實利主義者的了，這壞性質到老不改，至今還是只要賣掉稿子或收到版稅，總比聽批評家的「官話」要高興得

多。

一樣玩具是朱熹所謂『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的鼗鼓，在我雖然也算難得的事物，但彷彿曾經玩過，不覺得希罕了。最可愛的是另外的一樣，叫作『萬花筒』，是一個小小的長圓筒，外糊花紙兩端嵌着玻璃，從孔子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歟休哉，裏面竟有許多五顏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這些花朵的模樣，都是非常整齊巧妙，爲實際的花朵叢中所看不見的，況且奇蹟還沒有完，如果看得厭了，只要將手一搖，那裏面就又變了另外的花樣，隨搖隨變，不會雷同，語所謂『層出不窮』者，大概就是『此之謂也』罷。

然而我也如別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樣，要探檢這奇境了。我於是背着大人，在僻遠之地，剝去外面的花紙，使牠露出難看的紙版來，又挖掉兩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絲和小片落下；最後是撕破圓筒，發見了用三片鏡玻璃條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想做牠復原，也沒有

成功，這就完結了。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過了五十歲的生日，還想找一個來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沒有孩子時候的勇猛了，終於沒有特地出去買。否則，從豎着各種旗幟的『文學家』看來，又成爲一條罪狀，是無疑的。

現在的辦法，譬如半歲或一歲種過痘，要穩當，是四五歲時候必須再種一次的。但我是前世紀的人，沒有辦得這麼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種痘，已是二十多歲，在日本的東京了，第二次紅了一紅，第三次毫無影響。

最末的種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時候。那時也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裏教幾點鐘書，總該是天花流行了罷，正值我在講書的時間內，校醫前來種痘了，我是一向煽動人們種痘的，而這學校的學生們，也真是令人喫驚。都已二十歲左右了，問起來，既未出過天花，也沒有種過牛痘的多得很。況且去年還有一個實例，是頗爲漂亮的某女士缺課兩月之後，再到學校裏來，竟變換了一副面目，腫而且麻，幾乎不能認識了；還變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說話之際，簡直連微笑

也犯忌，因為她會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總是十分小心，莊嚴，謹慎。自然，這情形使某種人批評起來，也許又會說是我在用冷靜的方法，進攻女學生的。但不然，老實說罷，即使原是我的愛人，這時也實在使我有些『進退維谷』，因為柏拉圖式的戀愛論，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過一個好好的人，明明有妥當的方法，却偏要使細菌到自己的身體裏來繁殖一通，我實在以為未免太近於固執；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給我可以冷靜的進攻。總之，我在講堂上就又竭力煽動了，然而困難得很，因為大家說種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結果，終於公舉我首先種痘，作為青年的模範，於是我就成了羣衆所推戴的領袖，率領了青年軍，浩浩蕩蕩，奔向校醫室裏來。

雖是春天，北京却還未暖和的，脫去衣服，點上四粒豆漿，又趕緊穿上衣服，也很費一點時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轉臉去看時，我的青年軍已經溜得一個也沒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還是一粒也沒有出。

但也不能就決定我對於牛痘已經決無感應，因為這校醫和他的痘漿，實在令我有些懷疑。他雖是無政府主義者，博愛主義者，然而託他醫病，却是不能十分穩當的。也是這一年，我在校裏教書的時候，自己覺得發熱了，請他診察之後，他親愛的說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給你送藥來。』

我知道這病是一時難好的，於生計大有礙，便十分憂愁，連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藥，到夜沒有來，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無消息。夜裏十時，他到我寓裏來了，恭敬的行禮：

『對不起，對不起我昨天把藥忘記了，現在特地來賠罪的。』

『那不要緊。此刻吃罷。』

『阿呀呀！藥，我可沒有帶了來……』

他走後，我獨自躺着想，這樣的醫治法，肋膜炎是決不會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堅決的跑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醫生詳細診察了一回，他終於斷定我並非什麼肋膜炎，不過是感冒。我這才放了心，回寓後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漿，可真是有效的痘漿，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後的關係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種痘的機會。那時我們從開北火線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舊洋房裏，雖然樓梯和走廊上都擠滿了人，因四近還是胡琴聲和打牌聲，真如由地獄上了天堂一樣。過了幾天，兩位大人來查考了，他問明了我們的人數，寫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我想，他是在造難民數目表，去報告上司的，現在大概早已造成，歸在一個什麼機關的檔案裏了罷。後來還來了一位公務人員，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暢的普通語，勸我們從鄉下逃來的人們，應該趕快種牛痘。

這樣不化錢的種痘，原不妨伸出手去，佔點便宜的，但我還睡在地板上，天

氣又冷，懶得起來，就加上幾句說明，給了他拒絕。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罷了，還低了頭看看地板，稱讚我道：

『我相信你的話，我看你是有智識的。』

我也很高興。因為我看我的名譽，在古今中外的醫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難民』的機會，我也有了巡閱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見萬花筒了，聽說還是某大公司的製造品。我的孩子是生後六個月就種痘的。像一個蠶蛹，用不着玩具的賄賂，現在大了一點，已有收受買品的資格了，我就立刻買了去送他。然而很奇怪，我總覺得這一個遠不及我的那一個，因為不但望進去總是昏昏沈沈，連花朵也毫不鮮明，而且總不見一個好模樣。

我有時也會忽然想到兒童時代所喫的東西，好像非常有味，處境不同，後來永遠喫不到了。但因為或一機會，居然能夠喫到了的也有。然而奇怪的是味道並不如我所記憶的好，重逢之後，倒好像驚破了美麗的好夢，還不如永遠的相思一

般。我這時候就常常想，東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組織無不衰退，味蕾當然也不能例外，味覺的變鈍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

對於這萬花筒的失望，我也就用了同樣的解釋。

幸而我的孩子也如我的脾氣一樣——但我希望他大起來會改變——他要探檢這奇境了。首先撕去外面的花紙，露出來的倒還是十九世紀一樣的難看的紙板，待到挖去一端的玻璃，落下來的却已經不是通草條，而是五色玻璃的碎片。圍成三角形的三塊玻璃也改了樣，後面並非擺錫，只不過塗着黑漆了。

這時我才明白我的自責是錯誤的。黑玻璃雖然也能返光，却遠不及鏡玻璃之強；通草是輕的，易於支架起來，構成鉅大的花朵，現在改用玻璃片，就無論怎樣加以動搖，也只能在堆角落裏，像一撮沙礫。這樣的萬花筒，又怎能悅目呢？

整整的半世紀的經歷，我知道了種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紀有些進步，然而萬花筒的做法，却分明是大大的退步了。

故鄉一人

徐懋庸

我有多年不回故鄉了，我不想回去，然而不能不懷念牠。

每當想起故鄉的時候，首先便想到那個矗立在我們村口像一座城關樣的魁星閣，一想到魁星閣，便想到那住在閣下的路亭裏的雙吉公公，而一想到那俄國歌人夏里賓所飾的吉河德先生似的這位公公時，我又記起如下的一番訓話：

「你們學堂生。也算是讀書人了，但你們知道怎樣纔算讀書人？在我們村裏，不是讀過幾本書，寫得幾個字的就可以算讀書人。論讀書我也讀過，四書，五經，我還可以背誦給你們聽，從上至下，從下至上。論寫字，我會寫信，會寫契約，還會寫狀子，有許多舉人秀才還及不上我。然而，我不算讀書人，我只是一個乞丐，一個討飯的化子！只有那些秀才舉人纔可以算讀書人，因為他們有功

名，我們徐氏的村裏是最重功名的，有功名的人也實在值得敬重。你們看，橋頭的五經牌坊上，不是密密地寫滿姓名麼，這是我們的祖宗遺留給我們的光榮。我們村裏的秀才之多可以打籬笆？舉人、進士、翰林，狀元，那一樣拿不出！牌坊上寫着「五經科第」四個字，這就是說我們徐氏的祖宗通五經的人都有。你看這是何等光榮？在前清，到了五經牌坊之下，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尤其是本村人，不管你做了怎樣的大官，沒有一個敢坐轎騎馬過牌坊的，恭敬的還在魁星閣下面就下轎下馬哩！可是，如今是反了。你們看，連光宗那畜生，考了十年，得不到一個秀才，單靠他父親做過幾年知縣，積下幾個臭錢，居然也算讀書人，做起紳士來了，一村人居然由他說話，許多舉人秀才竟也讓他橫行，不要臉的還去依附他，這還成什麼話！並且全村的風氣被他攪壞了。別的不說，只對於五經牌坊，現在還有誰肯尊敬？無論什麼貨色，只要有幾個臭錢，就從城裏坐了轎子進來，直衝過魁星閣，直衝過五經牌坊，衝過大橋的時候，什麼人都讓在一邊，你

想可氣不可氣！現在是不重功名，只要銅板了，舉人秀才已一文不值，白目也可做鄉紳了，像我雙吉這樣，本來也可做鄉紳的。可恨我祖宗手裏留下來的一點財產被光宗這畜生強佔去了，現在我只好來討飯。但是，我這個乞丐比他們那些臭鄉紳還清白還高尚，單說我手裏的這根打狗棒，也不怕那些臭鄉紳，光宗那畜生還會吃過幾下呢？哈……哈……。現在你們這些學堂生是永遠得不到功名的了，讀書還有什麼用，你們還是去種田看牛罷。不過你們應該有點志氣，不要甘心受光宗那畜生的壓迫，更不要去依附他。你們沒有生路，寧可跟我雙吉來討飯。」

聽這番訓話的時候，我還只有十三歲，在高等小學讀最後的一學期。十三四歲的孩子正是放縱的幻想家，那時我和一個朋友的幻想很有點特別，並不想做聖賢，也不想做豪傑，却想做山林隱士，大概是受了三國演義中描寫臥龍崗一段的影響所致。因此每逢假日，我們兩人便一同去選擇風景，尋覓異人。這樣的不久，居然在魁星閣下面實現了這兩個目的。

前面說過，魁星閣矗立我們的村口，彷彿一座城關，從我們這村子到達縣城的大路，就通過這下面，大路的左邊是一連小山，右邊是一帶清溪，都和大路平行。山色是四時都好的。溪水雖淺，但非常清冽，聲音也琮琤可聽。溪的那邊，近者是桑田，稍遠是稀疏的小村落，更遠又是小山，煙樹迷離，是引人入於遐想的境界。最好的是魁星閣右旁的幾塊大石，上面可以睡覺，我和我的朋友，常睡在這上面，仰望着晴空，耳聽山上的風聲，溪中的水聲，自以為是『葛天氏之民，無懷氏之民』，覺得這真是一個與隱士相宜之所。

何況，這裏還有雙吉公公這一個異人。本來，我們早已知道雙吉公公是一個古怪的乞丐。他雖然討飯爲生，在本村人家的門口，却從不見他出現過。聽人說，他每日在別的村落遊行，但並不沿門求乞，他只在各村選定幾家較富的，輪流就食，只圖一飽，不要錢。各村的人們並不討厭他。就是窮人們也常常願意留他吃飯。因爲他有許多好處。第一是會看病，鄉下人請不起醫生，平日有了病，

只知求神拜佛，自從雙吉公公變成乞丐之後，他們却有了他們的醫生了。雙吉公看病既不要錢，連藥都奉送，因為他知道許多種『草藥』在鄉下的山麓容易尋到，不必到藥店裏去買的。他替人醫好了病，也決不受什麼報酬，依舊只須吃一頓飯就夠。他的第二種好處是會寫字。鄉下人都不識字，每逢賣買產業，要寫契約，或男婚女嫁，要寫帖子寫對聯的時候，平常必須到大村中去請先生，往往很費錢。後來他們知道了雙吉公公也通文墨時，就方便得多了。雙吉公公所寫的東西既妥當周到，又不要出報酬。因此，在鄉下人眼中，雙吉公公的地位比一切人都高：他是最有用的人，同時又是最好的人。有的人家甚至願出薪水，請他做西席，教自己的孩子讀書，然而他拒絕了。他說他若要幹正當的行業，早就幹成了，正惟其不願幹，纔來做乞丐的。因此，鄉下人覺得這個人太古怪，但是愈加敬重他。到了後來，許多人家於他來吃飯的時候，竟備了酒請他喝。當他有了酒意之後，就要發議論。在平時，也差不多是一言不發的，但酒後的議論，却很驚

人。他的議論，老是以鄉紳爲對象，而且老是惡罵，尤其對於方圓十里中無人不敬畏的唯一大鄉紳的光宗先生，醜詆無所不至。有一回，他甚至狂言總有一日要取這個劣紳的性命。這些話，鄉下人聽了是又樂又怕的。

當他甚而至於被鄉下人奉若神明的時候，那是打了宏吉以後，宏吉是光宗門下的第一個走狗，每年收租的時候，常代替光宗下鄉。光宗的走狗，是無不兇狠的，宏吉尤其過人，鄉下人最怕他。有一回，宏吉到一個農家裏收租，照例是用種種方法挑剔，那個農民覺得吃虧不起，只得向他跪求。但是宏吉毫不放鬆，最後甚至踢了那農民一脚。恰當農民倒地的時候，雙吉公公來乞食了，他見了這情形，並不打話，就提起他的打狗棒，朝宏吉亂打，兇惡的宏吉，一見是他，居然不敢撒野了，終於客客氣氣地結他的收租的事。

這一件事轟動了方圓十里的地方以內，誰都知道雙吉公公這乞丐還有一種偉大的權威，連宏吉也要被他所打而不敢反抗。

據後來打聽所得，則宏吉原是雙吉公公的兄弟，而且從小就很怕哥哥的，所以纔有這樣的事情。這是沒有什麼可異的了，但還有可異的是，連光宗先生也似乎有點忌憚雙吉公公，對雙吉公公的行爲不敢奈何。至於最奇怪的，當然是雙吉公公和宏吉他們兄弟倆的事情，一個做乞丐，一個做鄉紳的走狗，一個反對光宗先生，一個却依附光宗先生。這個道理，鄉下人終於研究不出。

以下種種，是我們村裏平日傳播着的一些故事，但當我們在魁星閣下和這個異人有了直接的談話之後，我們所知道的故事是更多了。

在這裏，我還得說明一句，爲什麼我稱他的名時，下面總帶着『公公』兩字？原來，在輩分上。雙吉公公比我要大兩輩，所以我得叫他『公公』。照平常的習慣，在我們村裏，凡是操賤業或流爲乞丐的，人們對他大抵不照行輩稱呼，單是『××泥水匠』『××討飯老』這樣的叫叫而已。但對於雙吉公公是例外，無論當面或背後，多數人總還是照行輩稱呼他的。因爲他是我的長輩，又知道他的行

動很像書上所說的『披髮佯狂』的異人，因此，我樂於同他接近。當第一次在魁星閣旁沒頭沒腦地聽了他的一番訓話時，我和我的朋友非但不以為忤，簡直還有點——可以說是『榮幸』之感。

他以魁星閣爲家，但並不睡在閣上，而睡在閣下的作爲路亭的一角。經過路亭而且略事休息的人，每天是很多的，但他並不和誰說一句話，有人去問他，他也不作聲。對於我們兩個孩子，大概是看出什麼特別的地方來了罷，有一天，當我們睡在大石上的時候，他居然來同我們談天了。但一開口，便詞嚴色厲，直待訓話既畢，方纔比較和悅起來同我們說些別的話。

從多次的談話裏，我們知道他的祖父是個舉人，父親是個秀才，都是有功名的人。他和他的兄弟宏吉，也曾讀過書，但當他正想去考秀才的時候，科舉就停了，這是他一生中第一個深痛的遺憾。幸而他的祖父頗積下一點財產，還可以做少爺度日。然而，有一年，已經做了鄉紳的光宗因和他的父親爭一個女人，打起

官司來。光宗運用手腕，佔了勝利，他的父親因此抑鬱而死了。父親一死，而他們兄弟年齡都還幼小，光宗又利用這個機會，用種種方法，把他們的財產幾乎全部侵佔了去。雙吉公公氣忿不過，就離開故鄉，想在外面圖一個成就，然後回去報仇。他在外面經歷了許多辛苦，但一事無成，終於落魄地回到故鄉，只見他的仇人的勢力，方興未艾，而且他的兄弟，已經受了光宗的誘惑，反去做了仇人的走狗。他在悲憤之餘，決定做乞丐度日，但不向本村人求乞，以表示他的傲氣。最初幾年，他常到光宗家裏去，胡亂罵一通，或者隨手拿點東西出來，光宗家裏的人出來奪取時，他就揮棒亂打，一面叫道：『光宗這畜生把我家的財產都吞下了，我拿了他這一點東西算什麼？』同時還把光宗家裏的醜事大聲講述，一直講到大街上。有一次，光宗親自出來干涉他，他也把打狗棒夾頭打過去，光宗對他也終於沒有辦法。因此，光宗全家的人都很怕他。

他又說，他本來只恨光宗一家，後來看出所有的鄉紳，無不和光宗一樣，沒

有一個是好的，所以恨起全體的鄉紳來。同時，他在鄉下看到，窮人們的心都是善良的，而且他們被鄉紳壓迫太可憐了，所以他常常願意替鄉下人幫忙做事。因為這樣，他到光宗家裏吵鬧的事就少了起來。

雙吉公公的話對於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和我的朋友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我們常常看到我們的父兄怎樣受鄉紳的壓迫，感到這個社會的沒有正義。我們的隱遜思想，恐怕是因此養成的。然而，自從聽了雙吉公公的話之後，我們很佩服他的精神，覺得世上的不正義，是可以用力量來反抗的。雙吉公公就是個模範，雖然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所以反抗的力量很小。

小學畢業後，現實生活又把我們隱遜的幻想完全打碎了，我和我的朋友，分頭離開了故鄉，各謀自己的衣食。在這期間，我自己也身受了社會的不正義的壓迫。有一年我的生活困苦到了極點，幾乎要流為乞丐了，於是忽而想回到故鄉的魁星閣下去，從雙吉公公交遊。

然而，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來了。懷着熱烈的希望，我也加入了當時的黨部，盡力於實現一個新社會的工作。在緊張的數月之後，一個我們所未嘗料到的反動，從鄉間發生了。平常受鄉紳壓迫的農民，竟被鄉紳對於革命的反宣傳所蒙蔽，在鄉紳的指揮之下，集合了三百餘人，作攻擊黨部的暴動。

黨部設在縣城，而暴動的策源地，則就是我的故鄉。當三百多個農民軍浩浩蕩蕩，從我的故鄉殺進縣城時，沒有下層基礎的脆弱的革命勢力立刻蕩然無存了。黨部被擊毀，負責的人員被逼走，許多本來已經蟄伏了的舊紳士重新出來，握了全縣的支配權。

而在這次反動中最先而且唯一的被犧牲的人，則是雙吉公公。

那時農民軍出發的早晨，雙吉公公還睡在原處。當三百餘人走近魁星閣時，他忽被鬧醒了，起來看見這樣的隊伍，頗爲詫異，看了爲首的手中所擎的白旗，他知道是去打黨部的。於是他挺身而出，阻止農民們前進，他說黨部所要打倒的

是土豪劣紳，而打倒土豪劣紳是於農民有利的，問他們爲什麼反而去打黨部。

但是他的話還不及說完，裸露的前胸忽已受了板槍的一刺，鮮血直冒，他就倒了，人們踢開他的屍首，依舊前進。

那用槍刺他的人，不是別個，就是他的兄弟宏吉。

從那一年起，我就離開本縣，從未回去過。因爲我的故鄉一切如故，我沒有回去的可能。然而『人情同於懷土』，我也不能不懷念我的故鄉，但當想起故鄉的時候，首先我便想到雙吉公公。

雙吉公公是很像夏理賓所飾的吉訶德先生的。面上皺紋很多，兩眼深陷，頭髮茸茸，又多鬍鬚。身頰長，雙足不穿鞋襪，衣服永遠是破爛的，因爲他是一個乞丐。

但是，他不像別的乞丐似的身軀僵僵，他的胸背是挺直的。他也沒有討飯傢伙，手中只有一根打狗棒。當他緩緩地在田野間走時，你可以想像他是一個行吟

的屈原。

三三三。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茅盾

前年冬天，偶然碰到了闊別十年的老朋友K。幾句寒暄以後，K就很感觸似的說：

『這十年工夫，中國真變得快！』

『哦——』

我含糊應了一聲，心裏以爲K這『中國真變得快』的議論大概是很用心看了幾天報紙的結果。他那時新回中國，他在外國十年，從沒看見過中國報紙，——不應該說他從來不看報，無論中外。他是研習化學的，試驗管和顯微鏡是他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世界！

K看了我一眼，慢慢地吸着『白金龍』，又慢慢地噴出煙圈來，然後慢慢地

搖着頭，申述他的感想——或者可說是印象：

「船到楊樹浦，還不覺得什麼異樣；坐了接客小輪到銅人碼頭上岸，可就不同了！我出國的時候，這一帶還沒有七八層高的摩天樓。噯，我是說那座「沙遜房子」，可不是從前還沒有？」——第二天，親戚世交都來了帖子請喫飯；看看那些酒館的店號，自然陌生，那馬路的名字倒還面熟，——×路你記得的罷？民國九年，密司W逃婚逃到了上海，就住在×路的一個旅館裏，你和我都去看望過他。那時候，我們都是熱騰騰的「五四青年」，密司W的逃婚，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擁護她——這些事，現在想來，我自己總要笑，但×馬路却永遠不能忘記了，在外國十年，只有這條馬路我記得明明白白！可是今回我就鬧了一個笑話。車夫拉到了×馬路，我還不知道；我看見車夫停下車來，我就扳起面孔喊他：「怎麼半路裏停下來了？我是老上海，你不要亂敲竹槓！」……」

「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大笑。

K也微微一笑，但是立刻又皺了眉頭，接下去——

『當真，上海許多馬路變到不認識了！後來，我一天一天怕出門了。回國已經半個月，今天還是第三次出門呢！』

『是不是怕像上次那樣鬧笑話？』

『不然！馬路換了樣，是小事。我覺得上海的人全都換了樣。尤其是上海的女人，當真我看不慣！』

聽得這麼說，我又說了。那時候上海女人的時裝是長旗袍外面套一件短大衣，細而長的假眉毛和一頭蓬鬆鬆的長頭髮。這和K出國那時所見密司W她們的裝束顯然不同。我自以為懂得K的心情了，他那時很看重密司W，不妨說，有幾分戀愛她；想來那時候密司W的裝束也在K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罷？因此他覺得眼前的時裝女人都『看不慣』罷？可是看見K一臉嚴肅的勁道，我不好意思

思開玩笑，我只隨便回答着：

『噢，噢，那個——但是，K，你以為現在女人的時髦裝束不好看麼？』

『嘿！那里談得到好看不好看呢！簡直是怪！』

K突然好像生氣，大聲叫了起來。於是，覺着我有點吃驚，他又放低了聲浪，很悲哀似的接下去：

『老實告訴你，S，我覺得上海的女人簡直是怪東西。說她們是外國人罷，她們可實在是中國人；說她們是中國人呢，哼！不像！我所記得的中國女人不是這樣的！我不敢出來，就因為我看見了她們就感得不高興，我好像到了陌生的地方，到了一個特別的國度！』

我睜大了眼睛，驚異到說不出話來。我想不到這位埋頭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的老朋友竟還有他個人的『哲學』。我看着K的臉，兩道濃眉毛的緊皺紋表示了這位化學者的樸實的心正被化學以外的一些事苦惱着。我覺得應該多說幾句話了，

可是W又趕着先說道：

『譬如英國罷，——假使你要說譬如德國或法國，都一樣；從前我並沒有英國朋友，也沒多見英國人，但是英國人，我能夠了解他們。我讀過英國歷史，讀過英國人所作的一些小說，讀過關於英國民族性的書籍，所以我到了英國並不感到陌生，我知道那些面生的人們思想和性格——或者用我們從前一句老話，人生觀！現在上海可就不同了。上海這地方，就好像是一個新國度，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上海的男男女女就好像是一個新的人種，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從前我住在上海，並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次久別重來，我就分明感到了！我回到了故鄉，可是我好像飄泊到了荒島，什麼都是異樣的，我所不能了解的！』

『一點也不錯，上海就是一個新國度。這個新國度，就是你出國後十年之內加速度造成的。你不見租界和華界之間有許多鐵門麼？這就是「上海國」的界線！』

「唉！」

我的朋友嘆一口氣，手撐住了下巴，不作聲了。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的說：

「真糟糕！我家是在上海的。光景非在這個「國度」裏做老百姓不可了，然而我是一個陌生人，這真糟糕！」

「但是，K，如果你住上半年，你就能夠懂得上海人了。」

我的口氣，一點不帶玩笑，K似乎很感動。他望了我一眼，性急地問道：

「有這一類的書麼？最好是有書。你知道我是研究化學的，有機物或無機物，我都能夠分析化驗，但是碰到活活的人，我的拿手戲法就不中用了！我只能從書本子上去了解他們。」

「書是沒有的。不過有法子。你先去讀讀洋涇浜章程，研究研究租界裏的「華人教育」從前是怎樣的，現在是怎樣的；你還應該去考察考察上海有多少教

堂，多少傳道所，你要去聽聽牧師的傳道；你要統計一下，上海有許多電影院，開映的是什麼影片；你還要留心讀讀上海出版的西字報和華字報：——這樣下去半年，你自然會懂得上海人了。」

「太難。太難！」

K苦悶地搖着頭說。

「那麼還有一個辦法：你不要一頭鑽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你大着膽子到處跑跑，——上海女人的腥紅的嘴唇不會咬你一口的；你混上半年，就很夠了，不過到了那時候，你自己也成了上海人，也許你依然不懂得上海人是怎樣一種「民族」，然而你一定不會覺得陌生！」

我說着又忍不住哈哈笑了。我知道我的這位老朋友脾氣：第一條路也不肯走，第二條路不能走，他是一個「書毒頭」（書獃子）！

K似乎也明白我的笑聲裏的意義，他的左手摸着下巴，愕然睜大了眼睛，接

着又搖了搖頭，輕聲說：

『大概鄉下還是十年前的老樣子罷？我應該說上海變得快，不是全中國，對不對？』

於是輪到我愕然張大了眼睛了。我真料不到K還是十年前的老脾氣，抵死不看報紙。我拍着這位老朋友的肩膀，很誠懇地說：

『不錯，K，你到鄉下去住一下是很有益的！因為你那時就會知道鄉下有些地方，有些人，也是你陌生的！那時你就知道中國境內不但有「上海國」，還有許多別的國！』

說到這裏，我的老婆走了進來，我就不管K怎樣鼓起了眼發怔，一把拉他起來，要他『湊一個搭子』打四圈麻將再說。

命相家

丐尊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飯店。二樓樓梯旁某號房間裏，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門是照例關着的，這位命相家叫甚麼名字，房門上掛着的那塊玻璃櫃子的招牌上寫着甚麼，我雖在出去回來的時候，必須經過那門前却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傍晚，我從外邊回來，剛走完樓梯，見有一個著洋服的青年方從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門半開，命相家立在門內點頭相送叫「再會」。

那聲音很耳熟，急把腳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劉子岐。

「呀！子岐！」我不禁叫了出來。

「呀！久違了。你也住在這裏嗎？」他吃了一驚，把門開大了讓我進去。我重新去看門上的招牌，見上面寫着「青田劉知機星命談相」等等的文字。

『哦！劉子岐一變而爲劉知機。十年不見，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甚麼一會事？』我急問。

『說來話長。要吃飯，沒有法子。你仍在寫東西嗎？教師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難得，會在這裏碰到。不瞞你說，我吃這碗飯已有七八年了，自從那年和你一同離開××中學以後，就飄泊了好幾處地方，這裏一學期，那裏一學期，不得安定，也曾掛了斜皮帶革過命，可是終於生活過不去。你知道，我原是一隻三腳貓，以後就以賣卜混飯了。最初在上海掛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

『在上海住過四五年，爲甚麼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沒有談及呢？』我問。

『我改了名字，大家當然無從知道了。朋友們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吃了這口江湖飯，也無顏去找他們，如果今天你不碰巧看到我，你會知道劉知機就是我嗎？』

我有許多事情想問，不知從何說起。忽然門開了，進來的是二位顧客。一個是戴呢帽穿長袍的，一個是著中山裝的，年紀都未滿三十歲。劉子岐——劉知機丟開了我，滿面春風地立起身來迎上前去，儼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間號數告訴了他，約他暢談。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

十年前的中學教師，居然會賣卜？顧客居然不少，而且大都是青年知識階級中人？感慨與疑問亂雲似地在我胸中紛紛疊起。等了許久，劉知機老是不來，叫茶房去問，回說房中尚有好幾個顧客，空了就來。

『對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劉知機來已是黃昏時候了。『難得碰面，大家出去敘敘。』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覓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大家把酒暢談。

『生意似很不錯呢？』我打動他說。

『呢，這幾天是特別的。第一種原因，聽說有幾個部長要更動了，部長一更

動，人員也當然有變動。你看，××飯店不是客人很擠嗎？第二種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學的畢業生都要謀出路，所以我們的生意特別好。」

「命相當真可憑嗎？」

「當然不能說一定可憑。不過，在現今樣的社會上，命相之說，尙不能說全不足信。你想，一個機關中，當科長的，能力是否一定勝過科員？當次長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長？舉一例說，我們從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學力人品，平心而論，遠過於他，革命的功績，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還不過一個××部的祕書。還有，一班畢業生數十人之中，有的成績並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績很好，却無人過問。這種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該用甚麼方法去說明呢？有人說，現今吃飯全靠八行書。這在我們命相學上就叫「遇貴人」。又有人挖苦現在貴人們的親親相阿，說是生殖器的聯系。這簡直是窮通由於先天，證明「命」的的確確是有的了。」劉知機玩世不恭地說。

「這樣說來，你們的職業實實在在有着社會的基礎的，哈！哈！」

「到了總理的考試制度真正實行了以後，命相也許不能再成爲職業，至於現在是，有需要，有供給，仍是堂堂皇皇的吃飯職業。命相家的身分決不比教師低下，我豫備把這碗江湖飯吃下去哩。」

「你的營業項目有幾種？」

「命，相，風水，合婚擇日，甚麼都幹。風水與合婚擇日，近來已不行了。」

風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澤及於子孫。現今一般人的心理，顧自身，顧目前，都來不及，那有餘閒顧到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事呢？至於合婚擇日，生意也清。摩登青年男女間盛行戀愛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無須「擇」了。只有命相兩項，現在仍有生意。因爲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尋機會，出路與機會的條件，不一定是資格與能力，實際全靠碰運氣。任憑大家口口聲聲喊「打破迷信」，到了無聊之極的時候，也會瞞了人花幾塊錢來請教我們。在上海，顧客大半是商人，他

們所問的是財氣。在南京，顧客大半是「同志」與學校畢業生，他們所問的是官運。老實說，都無非爲了要吃飯。唯其大家要想吃飯，我們也就有飯可吃了。哈哈……」劉知機滔滔地說，酒已半醺了，自負之外又帶感慨。

「你對於這些可憐的顧客。怎樣對付他們？有甚麼有益的指導呢？」

「還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調來敷衍！我只是依照古書，書上怎麼說，就怎麼說。準不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顧客也並不打緊。他們的到我這裏來，等於出錢去買香檳票，着了原高興，不着也不至於跳河上吊的。我對他說「就快交運」，「向西北方走」，「將來官至部長」，是給他一種希望。人沒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裏來，花一二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在這一點上，我們命相家敢自任爲救苦救難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現在的中國社會可以這樣說。」

話愈說愈痛切，神情也愈激昂了。

他的話既談諧又刺激，我聽了只是和他相對苦笑，對了這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不知再提出甚麼話題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厭倦

林庚

我如今是厭倦於這個舊的園地了，說這話時我自己像做了一個夢。

這園地實在是有很好的，草地在初秋仍像往常一樣的綠，陽光從青的天空倒瀉下來，照在我身上（我這時坐在一張籐的圈椅裏），頭都舒服得有點發昏了，這是一種舒服；如其想解答這爲什麼舒服，那只有說因爲這時真是格外的糊塗，糊塗得你莫明其妙，這樣我就漸漸的厭倦了！

這個園地建築在我家房子的後邊，當初一片草地與三棵老槐一架紫籐，就那樣組成起來。那是我們才搬過家來的時候。自從發現這塊園地後，父親同家裏人總常在其中徘徊，於是花木，假山石等等，漸漸多起來；這樣已是十年的事，它我從前也是愛過的，所以說起來就彷彿覺得很不該。我還記得那些幼年的事，這

些事想起來，就是使我今天如夢的甜蜜！差不多在這個園地裏做的夢沒有什麼不好的，但是因為這樣一個夢做得太長的緣故——十六年——如今却覺有點像一個惡夢了！夜晚的星辰與點點的螢火蟲在飛，這些我都是看過的；太陽才落下月亮已淡淡的掛在樹梢頭的春天，太陽是紅心，染得遠林間都成血色了，像一個英雄；那圓月則好像一大姐兒，『英雄難過美人關』，我十三四歲時才學會了這句話，總想着所以太陽赤紅着臉逃下西方的山後去，夢……：……：這樣我每回曬在和暖的太陽下是總很舒服的，夢依着慣走的路溜來，於是漸漸渾身被太陽曬得發燙，頭也昏沉的忘了什麼，直到後來一伸懶腰……：這懶腰伸得我有些厭倦了！今天不知爲什麼我特別不懶起來，但兩臂還是要懶懶的伸出去，這真有些難爲，一個人自己管不了自己的胳膊，豈不成個笑話嗎！胳膊這樣終於伸出去了，我心中充滿了厭倦！厭倦！厭倦……：如烟圈般在我周圍騰上，那花木，那紫籐架，那老槐上的鴉巢，却木頭一樣的印在我心上了！我想起這幾年來在這張籐椅上的事，

怎麼只有那幾回還值得再想起的呢！我覺得冤枉！似乎，受了一次極大的騙！

我離開了那張椅子，看看天真青真亮，太陽在遠遠的招手，『到我那邊去？』我心裏說『好吧』！於是這個園地我實在是厭倦了。

心

林 庚

假如人們是真可以開誠相見的話，我今天要把所有的話說給你們，我告訴你們我是如何的曾流過淚，當我忽然有一個好點的念頭來的時候；然而像一塊鐵，被煉在仙人的丹爐裏面，我是如一塊鋼的強硬了！

強硬也許是一件好事，松柏於是都嘲笑楊柳，鐵於是都願煉做純鋼，在太陽走下西山時，便從外邊一點也看不清的屋裏，紫火熊熊的擺着森嚴的魔劫，於是，是東西都可以切斷，而且毫不留戀的是一把鋼刀了！

鋼刀是一件寶物是英雄的化身，是人人所羨慕而且企望的，然而正因為如此使我想到了：我當初是一個柔弱的孩子，我從我乳母的懷抱，我有父母兄弟姊妹的家庭裏出來，我穿着一件天鵝絨似的柔軟的衣裳；乃是與這些多麼的不合適啊！

除夕夜的爆竹，元宵節的燈，已如古代的音樂與畫的不可捉摸了！我常常在枕畔想聽見我小時聽見的鐘聲，但夢見了五月的浮屍！五月是該有浮屍的嗎？心是想這樣的問，乃讚美那能跳出這圈外的英雄，屢次的咬着牙把一切事做下！無用的是豬是羔羊，勝利的是狼是狐狸，被吃的已經無影無形，故吃肉的遂再無人過問了；在朋友間大家不宜猜忌，對於敵人豈能有半點例外，拖泥帶水的英雄是從來沒有過的，這不是歷史上可信的事實嗎？日月的磨煉——也許說那是受了一點的精華吧——使得永不會錯把刀背向了人。一切確是乾淨利落了！

鳥在花間叫得好聽的時候，風如密般的吹來，凡是做壞事的人這時都有個後悔的機會，凡是鋼樣的心腸這時都不免柔軟了！我這時乃變得比什麼都驕傲，驕傲得幾乎再沒有東西值得是留戀的，於是鋼刀才雪亮，刀鋒才風快。傲慢是不肯有求於人的，因為永遠使你看見的是輕視的臉；得意的笑；與一點你早已認識的，你惟恐會猜到的，那無同情的鬼魅的語聲！傲慢乃是護身咒，他幫你跳出那

倒靨的圈外，并且假如你真能這樣傲慢下去的話，你便會發怒，便立刻做了魔王，你將看見從根性中願意說出來的奉承，在臉上嘴邊浮出的諂笑。於是你命着！那便如打開了熟透的西瓜一樣順手，是絕沒有阻攔的。我這樣的傲慢得有時自己好笑了，我真忘了我當初是被人愛過的孩子！

許多罵我的人他們實在是羨慕着，許多恨我的人他們只是怕而已。但我偶爾也被欺騙過，在一些小的地方；然而我立刻報復以更重的回敬。這些使我練習了果斷，勇敢，不動聲色，與一個毫無顧惜的處置。我其實只是一把刀似的生存着！而且永遠是一把鋒利的刀。我把它立在宇宙中，就是望見刀背的人也不敢輕易的笑了！然而我總還是愛着夕陽，在夕陽中常常破例的給叫化子要去幾個銅錢。我同樣的却也看見一個勝利的笑，天啊！我只好付之一笑了！在夕陽中我常常預感着許多悲哀的事，這並非實在有的，也不是關乎我個人的，我想着在人的西邊最後一次的落日，就在這樣一天來一次的當中，終於有來到的一天嗎？那樣

的時候自然是早沒有我了，我却老想着，像是一個沒有了母親的孩子的心……

天下永沒有大家都滿意的時候，就像一條鐵棍樣的真實了，在讓別人滿意時自己已經吃了虧，這是人類的心嗎？午夜醒來，爲了一點中心深處的空虛，淚乃熱熱的流下！然而第二天，只要第二天，天一亮便會有一個故事，這仍是人的故事，落在你的門前，眼睛於是又閃起亮光，生命才似乎重覺充實了，許多我所厭惡的人就在這點上，漸令我有時想起感激！

太陽每天藏起來，如是爲人好做一兩件壞事；那每天宇宙的光明，是爲照那得意的面孔嗎？假如人真可以開誠相見的話，我將把我的心說給你們！然而我真太不敢了！我怕人類這世界中，又發現一隻羔羊向着宇宙之神乞憐！

隨無涯室記

既 澄

把自己的讀書偃息的地方題上一個齋名，原是讀書人的普通習氣之一，這不獨在中國爲然，西洋的文人也間或有之，不過遠不如在中國那麼樣地普遍罷了。我雖不會生長『書香世家』，但因爲一生下來便住在大都市中，買書異常方便，似乎從十四五歲的時候起便已學會了『以古爲師』的習慣；換言之，也就是很早就存心要把自己造成一個『讀書人』。因此，對於書本上的古昔聖賢的言行，無不儘可能地去模倣它。像這種最容易模倣的習氣，自然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就我現時所能記憶的，我的最早的齋名似乎是『艾蘊廬』，取的是左傳上的『爲國家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斷其本根，無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的意思；但所謂『艾夷蘊崇』的目標當然不是『爲國家』，不過視此爲治學的途徑

而已。其實我那時那裏有甚麼「廬」？那時我們一家統共祇賃居一間所謂「一樓一底」的房子，不但迫仄淺狹的不成樣子，併且還把樓上轉租給別人，因此，派給我的臥房——書房當然由它兼任——祇是通常拿來作廚房用的貼近後門的那一小間，一床，一椅，一書桌，已經把全部面積佔了十分之七強，再塞進一個書櫃，便真個「只堪容膝」了。窗子外面便是狹窄的「衙堂」，負販者的叫賣聲，講價聲，爭論秤子大小聲，不斷地飄進來，洋洋乎，盈耳哉。而且每天早起，各家的門口都陳列着大大小小，新新舊舊的朱漆馬桶，恭候「倒老爺」——（上海人送給糞閥之尊稱）——的光臨，大概總得陳列到三四個鐘頭之久；又因為被陳列之馬桶常會不翼而飛的緣故，通常總是把桶蓋藏起來，於是乎各桶中的很充實的內容遂燦然在目，而且芬芳四溢了。約摸等到太陽方中，「倒老爺」纔悠然地挑着擔子施施從外來，而「蕭蕭馬鳴」之聲隨之四起，則各家傭婢方以竹刷及貝殼等物開始其「洗馬」之工作也。凡此諸般聲響常與我之讀書聲隔牆酬和，而於其芳

馨騰戶牖之際，我亦惟有掩窗門而謹避之。於是小時候的窮朋友對我儼然以書齋自命的『芟蘊廬』，遂不免常加非笑，以爲夠不上稱『廬』的資格。但彼時我的中心已經深深地印下『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的理想，不知在甚麼時候，更進一步而改題我這個小天地爲『必先齋』。諸位知道這個齋名的涵義麼？說起來纔狂妄得可笑咧。原來這『必先』兩字就從孟子上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幾句書裏摘出來；您瞧，這還不夠被稱爲『少有大志』麼？聽說當年明太祖也最賞識孟老爺的這一段話，他老人家之能夠終於恢復聖廟裏的原有地位，也由於這幾句話恰中這位草澤英雄的聖衷。這可見英雄所見略同，假如余小子他年也有機會去弄個『九五之尊』來頑頑，就憑這一點也夠史臣們點綴多半天的了吧。也許連我上面所說的『芬芳騰戶牖』也會變爲『生時異香滿室』哩。——這野馬跑的太遠了，趕緊『閒話少題，言歸正傳』。在我東遊扶桑，北

覽故都以後，因為年歲漸大了，我家便把轉租給人的樓面收回給我用，於是我的齋名自應由『齋』而『樓』。那時正在我度過了許多浪漫生活之後，自己對於芳年虛耗頗致惋惜；同時又覺得自己的來日方長，及時奮發，仍不算太晚，所以在那一年所做的詩中曾有『往者悉纖芥，來日足抖擻』之句；一方面又由於我那小樓是東南向的，每天早起，樓上照滿了可愛的陽光，遂截取『亂峯出沒爭初日』的初日字爲樓名，請善學鄭孝胥書的李唐先生代寫一額，懸於樓上，以志彼時的心境。這個名字一直用了許多年，後來移寓西子湖邊，因為仍是樓居，沒有改名之必要。至紀元十八年，重蒞舊京，所住的是平房，若果再沿用舊名，未免名不副實；雖然名士如文衡山也曾自己承認他的樓臺亭閣大都建築於圖章書本之上，但這終有點近於吹牛擺闊，似乎不必去學他。而且自己的年齡也一天天地老大起來了，記得十年前曾有一位前輩先生贈我一首詩，其中有『嘆君初日我方中』之句。明明是『初日』二字來代表我的年齡，現在既然連我也已經『方中』起來，當

然不好意思再緊抓住「初日」兩個字不放手。於是我感到這齋名大有更換之必要。其始仍然從自己的年歲着眼，擬好一個新名叫作「初秋館」。這「初秋」兩字也有來源，在龔定菴的「重過揚州記」裏。那真是一段妙文，很值得鈔幾句在這裏：「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泝之悲者，初秋也。」然則此時之我寧非正在我一生中之初秋時節歟？後來一想，這時期算是初秋，再過多少年，豈不能從中秋晚秋而入於冬季？這齋名又得更換，不是太麻煩麼？不改則已，要改就得找一個永久性的，頗備以後長久用下去；再經過一度的挖尋，這個「隨無涯室」便是一個吉日良辰裏突然降生於人世——這裏應該說明一句，所謂降生者，也不過請沈尹默先生代寫一額，再請壽石工先生刻了一塊圖章，如此而已。

這應當是我的永久的齋名了，即使今後的生命還有兩倍過去的那麼久遠，我也不會再想更換它。因爲這室字是涵義較廣的，無論是樓上樓下，廣廈蝸居，都

可以安得下去，而安置在室宇上面的三個字則與我的內心的志願和實際的生活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以後大概也不會有和我分離的一天。所以四個字那不會有名不副實之嫌，我自然樂得永久用下去。因此，在開始應用它之時，似乎總應該鄭重其事地做一篇專文去把命名的本意敘說一番，此亦我大成至聖先師所謂「必也正名乎」之遺意也。

所謂「隨無涯」者，當然就是莊周先生所說的「以有涯隨無涯，殆矣」的意思。他老夫子以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把這短促的吾生毫不愛惜地花費在茫茫無涯的知識的海裏，在一個以「全生」為人生第一要義的哲學家看來，當然是很不值得略。然而這種「尊生哲學」，在今日的以「進化論」為根據的實用主義者的眼中，却是萬萬要不得的，因為它的影響，很足阻礙人類的進化；所以我們這位古代哲學家便被我們的當代哲學家胡適先生謚為「東方的懶惰哲人」——這真是「先聖後聖，其揆」不「一也」。胡先生的道理自然是對的，不過莊

先生的話也自有他自己的理由，似乎不一定就是提倡懶惰。原來他老先生也和我們同樣地倒霉，生於一個亂得無可再亂的時代中，眼看着擁權黷武的人假借着種種的古昔聖人所發明的制度和學說去大規模地進行他們的荼毒生靈的罪惡，而一班以舞文掉舌爲學問的讀書人還要恬不知恥地賣身投靠於當道者的門下，以充當食客爲無上的光榮，結果只有間接地促進他們的『殘民以逞』的事業。這纔逼得他老先生忍無可忍，繼續提出他的反對智識——被大盜借爲護身符的智識——反對以人家的生命爲工具的『尊生哲學』來。人生的自身就是最高的目的，所以『全生』爲上，『虧生』爲下（見呂氏春秋貴生篇），無論你有怎麼好的東西擺在眼前，反正你不能以人家的生命爲手段去換取它。他對楚國大夫所說的『曳尾塗中』的寓言也就是這個意思。爲了那時的當國者的草菅人命，所以特意把生命說得最寶貴，最尊嚴，從此就可以反映出任何的拿一個大題目去犧牲人家的事情都是絕對不能寬恕的大罪惡，正如契訶夫的賭注（The Bet）裏所說的一個反對死刑

者的話：『任何人都應該隨便剗取一個人的生命，因為這生命不是他所能給予的。』——這句話正可作莊子的『尊生哲學』的注脚。所以我們如果就莊子上面所引的兩句話來斷言莊子是純然出於輕視智識的動機，那就似乎有點冤枉他了——莊子自己並沒有輕視智識，他只教人把眼光放大，把精神開拓，不要拘拘於目前的『小知』。這是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我如今拿這話來作書齋的題名，也不過表示我自己預備把短促的生命貢獻於知識的追求而已。這正是讀書人的本分，遠之有希臘哲人之自名為『愛知者』，近之有豈明翁之自署『知堂』，皆其前例也。

說到『知』字，那真是嚇得死人！尤其是近代的知，又豈止『浩如烟海』而已？所以我得趕緊在這裏聲明一句：余小子幼而失學，現在已入中年，去日苦多，已無復『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雄心；所謂追求知識者，亦不過如諺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免使『方寸』不『靈』之『臺』硬化的進程太速而已。自

己當幼小之時，爲種種機緣所牽掣，未曾受到完備的中小學教育，以致數學的根基未曾打牢；後來雖然僥倖考進了工業專門學校的應用化學科，但始終吃了根基不結實的虧，自己明白對於此道已經沒有多大的希望，終於不得不半途而廢，自動改行。從此對於自然科學就算永久絕緣。到而今眼看着飛機在半空中翱翔，耳聽得電影演員在銀幕上發聲，並且東一鱗西一爪地，在書本上讀到神經細胞怎樣傳遞感覺，怎樣鐳放射光線，電子怎樣環繞原子核心而疾走等等的現象，乃不禁歡喜讚嘆，拍案而興曰：「這纔是人生的真學問啊！」可憐自己的時間與精力，境遇和機緣，都已不能允許我另起爐竈去從頭下過一番苦功，使自己的意識和這些真實的智識發生密切的關係，只落得望洋興歎，拊脾增悲而已。人世間最無可奈何的事，便是明知道有某種最可愛慕的東西放在你的眼前，而同時又明知你自己已經命中注定今生今世絕對不能獲得它。譬如拿金錢來說吧，它的可慕原是誰都知道的，原因是牠能替你解決一切的問題，就連壽命的延長也包括在內，所以

憑良心說，我自己也實在愛慕它。然而它却不能給予我們以這種終身的大憾，因為你總不能貿然斷定我將來永遠沒有成爲一個 Millionaire 的可能，那怕當我寫此文時，你明明知道我是一個『三光碼子』——（三光者吃光，用光，當光之謂也。）就這個誰也不敢斷言的一線希望便維繫着芸芸衆生的戀世的熱情，使世上的極貧苦之能事的人也不致驟然下決心去拋棄他的可憐的生命。如今我之對於知識却可憐到連這一線的希望也完全斷絕了；我已經了然看透自己的本領所以只要我不發狂，我總不會相信自己將來還有親手造成一架飛機，或親手發明一切的關於電子和原子的祕密的一天。這真是我的畢生大憾啊；每當宵深人靜隱几冥思之際，自己對於過去的如許韶光之浪費，結果只換來一點模糊髣髴的智識之浮光。真不免『蕩氣迴腸』，『感慨係之』矣。然而除了將來做那位聰明的自題墓碑的人也來一個『這回不算』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越是想它不到，便不免越加增高想它的熱情，這便是我的追求智識的第一層意義。以博聞強識如周豈明先生，

還說他的最確實的知識『便是知道自己之無所知』，那麼，不學無術如余小子之流更不配硬說自己是已有所知了。既無所知，還不趕緊去求，更待何日？管他是片段的也好，零星的也好，求得多少算多少，也總算是一種聊勝於無的辦法呀。

可是如果您是一位死心眼的讀者，一定要追問我求這些『知』來做甚麼用，那我又要被您窘住了。我那兒猜得出您這一問究竟含着什麼意思？如果您是容許我以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者的意見來作答的，那我自然不必發愁，已成的答案不是正多着麼？可是如果您是一位澈底的懷疑論者，更要向我追問有了知識『是否你自己和這人生便可以永久存在』，『是否世界也會變得合理些等等的玄奧的問題呢』，那我便要『無辭以對』了。老實對您說吧，我自己也並不是一個怎樣興高采烈的樂觀主義者，我並不曾相信過將來的知識會替人生解決一切根本的問題；並且恰好和這相反，我一向便認定『生命』之產生，祇是宇宙間的一幕最大的悲劇，無論我們這一批兩條腿的怪物怎樣誇大自己的進化，他的結局却是斷斷不會

很圓滿的。從前便有一位朋友問過我：『你們一天到晚忙着進化，究竟這進化於你自身有何關係？等到你兩脚一伸，溘然長逝了，這世界就是立刻變成了十全十美毫無遺憾的天堂，還會有你的分兒麼，又何必辛辛苦苦地拿你自己的生命來充進化的機器呢？』這話固然未免有點太自私，然而這也就可以顯示出人生的根蒂的空虛了。其實就整個地球表面上的全部說來，也不見得就比每一個體的生命堅牢得多少。如果我們把『自然的神』比做一個人的話，那麼，所謂生命者，頂多也不過是他的頭髮上偶然霉出來的一窠蝨子而已。所以生命的最大的悲哀就是找不出一個挺身負責的人來。蝨子之成羣結隊地寄生於你的頭上，當然不會是由於你自己具束恭遜；而蝨子自身則更是茫茫昧昧，絕不會知道它自己身從何來，更談不到它的自由意志了。說不定你那一天忽然高興起來，要把你的頭髮梳洗一下，或者更進一步要把它全部剃光，你還能大發慈悲，爲了要保全這一大羣的寄生蟲而中止你的梳洗剪剃麼？到那時就是蝨子們的文化再高些，也無從向你提出抗議

了。何況我們的托足地只是一個飄浮在無盡的空間裏的一個小圓球，祇要自然之神把它的軌道略微挪動一下子，就可以使我們自身和我們所常常舉以自豪的全部文化碎為齏粉，其根基之穩固還遠不如蝨子在人頭髮裏呢！所以耶佛兩宗的傳道者都愛說人生是如何的虛空，仔細想來，那真是千古不磨的定論。儘管讓我們當代的富有進取精神的名學者如威爾斯（H.G. Wells）之徒緊抱着他自己的理由去預言從今以後，生命將永久流傳，而且將以這顆古老的行星為立腳凳而越過遼遠的真空把它的勢力擴張到別的星球上去，但在我看來，這終於祇是一種十足的夢想，就和我破費十塊大洋去買第一期航空獎券時所懷抱的那個差不多。

說到這裏，您總該明白了吧，我對於這位『智識』老哥，不但並不想請他來替我解決一切的根本問題，併且連盼望他能夠為我的精神生命去找得一家股實可靠的信託公司這點小小的要求，也早已自動地放棄了。這倒並不是我存心看不起他老人家，而祇由於我自己深信人世間原沒有這樣的一家信託公司存在着，除非你

能夠學駝鳥那樣地把自己的頭埋在沙土裏，便以為世上再沒有別的眼睛能夠看見它。可是，您也許還要追問一句：『那末，你又何必這樣孜孜矻矻地去追求知識呢？』這又得引用到別一位朋友的話了。朋友者誰？近代大學者孫詒讓氏的貴同鄉周子同先生是也。約摸在十年前，周先生曾對我說：『我之獻身於學術，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目標，不過以學問為泥土，拿它來填塞自己的頭腦，使自己沒有閒功夫去想到人生的空虛而已。』是一句最有意思的妙語，在當時我也曾熱烈這贊同。但後來又覺得他這話未免太過消極了，好像把自己說着毫無生趣似的，似乎也有點失真。按諸事實，我們之探討學術，除了消極地拿它來抵制自己的游思玄想以外，至少總還有一種積極的意義，是可以從它得到相當的刺激，使自己的枯燥的人生，平凡的歲月，顯得潤澤些，繁榮些。而且現代的學術正在日新月異的發展途中，它的微妙和神祕時時刻刻可以給予我們以無限的出人意表的驚奇；就這點驚奇趣味之領略，已足夠抵得過金聖歎的幾十個『不亦快哉』而有餘了。

可憐他老先生生早了三百年，那時的智識的內容還遠不如現代的那麼充實，範圍也遠沒有現代的這麼廣大，其進展更遠不如今日那麼神速，以致他老先生不能在此中尋求新奇的刺激，祇好把『留得二三癩瘡於私處，時呼熱湯關門澡之』一類的所謂神經末梢的刺激也列爲賞心樂事之一端：這在今日的我們看來，真是淺乎薄哉，其爲『快』也亦僅矣。把這點意思說得最透闢，最精警的，據我看來，要推知堂老人的那篇『偉大的捕風』。像『對於虛空的唯一的辦法，其實還只有虛空之追跡，而對於狂妄與愚昧之察明乃是這虛無世間第一有趣味之事；』『虛空儘由他虛空，知道他是虛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等語，都恰是我心中欲言而未曾有機會說出口來的，他老人家先替我說了，而且說得這樣好，於是我只好對他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一字不易地把這鈔到這里來。而我的追求智識的用心，也就不必再加詮釋了。

得咧，爲了說明一個書室的題名，竟然東拉西扯地寫上這一大篇，真是蕪得蔓不成樣子啦。可是寫成之後自己重看一遍，覺得這裏頭還沒有那一句不是由衷之言；好在作『畏廬論文』的林紆先生已經作古，不見得再有那位好管閒事的先生會拿出桐城派古文家的『法度』來評量我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我也樂得就此擱筆，不再破費時間去刪削它了。

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寫於荒涼的故都。

莎菲日記第二部

丁 玲

五月四日

不寫日記幾年。人事真變遷得快。近來時間太空閒，從一個舊的抽屜裏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自己覺得在那黃了的紙上所留下的影，是與自己完全判若兩人了。那裏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許還爲一些人喜歡；也許還有一些密切的朋友在掛牽着她，想着她最近的遭遇，那失去了愛人的難堪的慘變。可是我自己呢，我讀了幾年前的東西，沒有一點感傷和留戀，沒有一點舊的情緒重溫着我的心，真的是過去了！過去的豈止這一點點日記時代；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都過去了，流走得是這樣自然，流走得是這樣不使我自

己驚詫，流走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有一點沾滯。多麼痛快，多麼輕捷的我，便跳在現在的地步了。當然現在我還是不好，也許我還遺留得有許多過去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覺之中，反映出那種意識來的，也許我不是強頑的人，我或者又墮入到另外的歧途上，雖說我相信，我是可以把握着我自己，不讓自己再糊塗再懶惰，然而話總是這麼說，我們不否認環境，我是還在一個極舊式，比我過去還可能到更墮落的地步去的。這是一個關鍵，一個危險的時代，在這時的莎菲自己也覺到。我現在的確比較空閒，沒有固定的事限制着我，我願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記下我每天的事，或是感想，在這裏忠實的寫出我的供狀，像從前的坦白一樣，然而同時我得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只知愁煩的少女時代了。

我因為近來常常學着一點小說的東西，養成一種好說故事的習慣，所以總覺得在這裏補述一點我的歷史也是好的。因為怕或許會有人看到這日記的。我是在

寫了第一部日記沒有好久，那時還留在北京，（謝謝許多爲莎菲擔心的人，她並沒有像那日記中去跑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她生命的餘剩，）在偶爾的機會中，遇到了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兩人都沒有一點猶疑，在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相識中，就住在一塊了。真是像神話中的小孩般生活了一陣，飛快的兩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這裏經過了一些變化移轉了一些地方，人在這之中變了好些，不變的只有我們還是非常相愛，而且我們覺得更有希望起來。我們比較更理解了一些，當他忙於別的一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我更愛他些了，因爲更看出他對人生的嚴肅和進取，於是第六年又在開始，我們都抱着一個目的，一種希望，我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走去，我們都充實，都快樂。而且我在這時做了一個小嬰兒的母親。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爲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後的

慰安的。但是，當然有些人是已經知道這故事了的，就是這個年輕的有爲的人，可以做一個更好一點的人的那個父親，却於嬰孩還只兩個月，而我正在開始讀他剛出版的光明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這人就被捕了。關了三個星期，同着另外一批人在一個夜晚上被一陣亂鎗打死了。這事是祕密着辦理的，所以到如今還有許多人，連最親切的朋友都在內，還不清楚這回事，我那時當然很難過，我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睡好，整整三個星期，在雨雪，大風中跑，直到他的死耗來後才停止下來。我不扯謊：我哭過，我一想到他在死前的情形，我的心是比鎗子打到還痛得厲害，我不能忍耐下去的常常想跳起來抓什麼東西才好。小孩又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體吃了有生以來未有過的苦。我是一個女人，我不缺少豐富的母愛，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邊，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算來還好，我算戰勝了這第一道難關，我把小孩送回了湖南，送到我家裏，而且我沒有在我母親面前流一顆眼淚，把故事另外編過，到底忠厚的人容易騙，我在家裏住了兩天便出來

了。帶着一顆茫然的心。一個人租了現在住的這房子，這就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的確還是免不了常常難過，雖然說我不對人說，雖說別人看到我笑能說有點覺得我無情。不過現在我自己覺得好多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平靜起來，有理性起來，我不願意我正如像別人所揣想我的一樣，我會爲一個死去的人成天把時間追在念裏消耗過。我是在開始讀書，開始做事，開始重新做人的時候了。我要一切過去的事都無痕的過去，我只向着前方。一點也不回頭。

不，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這不像日記體裁，我的文章隨着心境變得完全不同了。看了我的第一部日記的人又來看這第二部，他就知道我沒有說錯，我想我寫不出像那樣的文章了。不過不牠管，究竟那篇東西是修飾過，是比原來寫得更深入和更誇張的東西，別人喜歡牠當然有道理，而我這部日記可不必那樣費神，我真是只寫着給自己看，不，自己也許並不須要看這東西，我是完全要利用到一點空閒的時間，寫點拉拉雜雜的話，做爲我的休息。因爲一個人關在房子裏，找

不到機會可以說話，看書又是在吃苦的事，因為假如不是看無聊的小說，是總得很用心的。寫文章不一定成天都能寫，這更不是容易的事。爲要壓迫着自己不准滿馬路去蕩，覺得用這麼一種記日記的方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有一陣在馬路上跑得真可怕，因爲感情衝動得太厲害，屋子太小了，是容不下我那顆狂亂的心的。不過近來，這一禮拜來我是比較好多了。我寫了一些文章。

今天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爲我已寫了快兩個鐘頭，我在寫到當中時間，不該去想了一會。日記不能算是開始，因爲什麼話也沒說，沒有記上一點什麼東西。好，現在就打住，明天再說吧。

五月五日

記日記規矩總是先說天氣，我現在也來說天氣吧。今天是個晴天。有白的雲團。風從南邊吹來，微微有點夏天的景象了。我起得很早。近來都是起得很早

的。一個人睡覺容易醒些。房子裏的窗戶都是大開着的，清晨的風容易把人吹醒也是一個原因。我過去一個壞習慣，便是當睡醒了的時候還捨不得起身，總要多躲一回兒；爲的好想事。我確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現在我不准我這樣了。因爲想事會頭昏，而且我不願意去做一些無味的想像了。所以我總是一醒來，便託着跳下床，穿上我的舊的，然而却舒服的大袍，光着腳走到浴室間去。這時房東不會起來的，他們是喫鴉片煙的一家人。上午多半只有我一個人屋子裏走動。我學會洗冷水，當然是因爲沒有熱水給我洗，不過我也願意習慣用冷水，我想這樣身體我更可以鍛練得好些。我從前常常糟塌自己身體，我現在要愛惜自己起來了，因爲我總覺得我還要作許多事的。

我寫了三頁文章。昨天寫了五頁。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情感留得太多了，你看多麼可笑，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我很想找到一點牡丹花。我自己覺得自己不應該，可是總存上這麼一個心，就跑這一次了也好的。因爲我記起這是我

們的一個紀念日，我們相識就在六年前的這天，那時完全是小孩，一點事也不懂，在朦朧的月亮底下，亮照着中央公園的柳樹，我們偷着剛剛盛開的牡丹。當然我不必想着那無間的遊戲，當然我並不覺得那一定是怎麼使人回想起來動心又動魄，可是，這意識真可怕，我真的是那麼很頑固的只覺得那牡丹花在眼前晃，我只想能找得一朶。不過我並沒有找到，這東西在上海是珍貨。

我的失敗

徐懋庸

蘊着滿腔的熱意，我握了筆；一面想：

無論如何，今天是要寫成一篇傑作的了。青山廟的故事，藏在心裏，已有六年之久，單是這故事的輪廓，就夠多麼動人呵，何況現在又探得了那社會的意義。我的藝術製作的手腕，我的社會科學的修養，漸漸也到了敢於自信的時候了，我應該着手我的傑作了……

我想妥了一個題目，剛想寫到原稿紙上去。

『看哪，看哪！……』

這聲音又起來了。我知道又是小孩子在笑，或者做出新的動作來了。每逢這樣的時候，妻是一定要誘引我去看的，不管我工作怎樣忙。生下來不過一個多月

的小孩，看她笑，看她動作，固然有趣，但是爲了這些要我常常中止工作，間斷思路，未免太不識相。我對於妻，因此常有些怨意。但在平日，聽了她的誘引而不走到搖籃旁去的時候，是不曾有過的。然而，今天，我正要開始我的計畫了。六年的傑作，我聚精會神，文思正盛的時候，我不能分心；錯過這個稍縱即逝的宜於寫作的好時間，我知道一和小孩子頑過之後，我的心情，是必至弛懈下來的。

當作不聽見，我第一次的不理妻的誘惑，毅然在稿紙上寫好了題目，但是心思已經有點動搖，本文就寫不下去了。

『看哪，快來，笑了呢，這樣的大笑了呢！』

妻又催促起來了。唉！我擱了筆，自暴自棄似的，終於又走近搖籃去。

我生來就是一個心粗氣躁的人，對於無論什麼事物，不耐細心觀察，讀書，

爰陶淵明的成例：不求甚解，學生物學，最怕看顯微鏡，近來因爲住在一個雜誌

社裏，常要幫忙看一些校樣，實在最以為苦，而且從不會有過好結果。

不料對於自己小孩的注意，却是例外地遇到，深刻，細密，自從她入世以來，每天至少要看她一次，注意她生理上漸次的變化，注意她動作上微妙的表現，她的一顰一笑，夠我半個鐘頭的吟味，她的逐日的生長，我能說出正確的『數目』。

多麼可愛喲，多麼有趣喲！

每次，每次，她總使我滿足，她總使我愉快，我總要讚美幾句，便是她的哭相也不會使我厭煩。

然而，今天，我的心裏總有所梗，雖然看她在笑，先前所不會有的大笑，而我老是想着我的傑作，我對於這笑，不敢盡情地欣賞，我怕我的思路又會間斷，我虛與委蛇地調弄了一會之後，想回到書案去了，而妻忽然說：

『多麼可愛喲，你看，少有的活潑的小孩呢！』

滿臉是洋洋的得意，雖是對着我，居然也用了誇示的口吻，驕傲地。

哦！我明白了，而明白之後，不禁就有點忿然了。

這樣看來，妻不是將小孩視爲自己的作品，把我歸在觀衆之列麼？小孩的活潑，小孩的長大，是她的傑作的成功，而我的欣賞，我的讚美，却不過是一個旁觀者的義務，這倒也罷了。既然這樣，那麼看不看當由我，她爲什麼要強邀我，而且在我繁忙的時候也來強邀我呢，叫我放下要緊的工作——也許是傑作，而去參觀她的作品，豈不是殊欠公道麼？

這樣想着，我把照例的讚詞蘊而不發，只用微微的冷笑回答妻的話。

但在這冷笑的弓弦上，決不只扣上剛纔的怨意，我是將結婚以來的多次幻滅的悲哀，一起射向妻子的身上了。

在今日，我是把一個故事寫成一篇小說這事，看成傑作了。但在兩年以前，決不如此。我和同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自從六年以前受了一次洗禮之後，已不

把生命看作是個人的所有；我把一種事業許給自己，這事業的偉大，是任何偉大的小說所不能及的。雖然在六年以前，我找到一個可以寫成一篇好小說的題材，但在前幾年中，我怎麼願意把心力用於寫小說，我是將另一種偉大的事業許給自已着的呵！

不料，在最近的兩年間，我居然銷磨了我的初志，而作為磨石的，却是我的妻。要說幸運也可以，在多數孤苦的朋友為事業而殉身之後，我竟能找到一個自己覺得滿意的妻，而度着安逸的家庭生活，真是好比野火燔餘的『幸草』。然而就在這樣的『幸草』的生活中，我把我的初志銷磨了。

一個人的意志的銷磨，不會把最初的憧憬立時放棄，只是把達到那憧憬的途徑，改得曲折迂遠而已。當妻的恩愛使我無意積極地參加事業的時候，我記得了矛盾的創造。看了年青的，璞玉似的妻，我想師法那小說中的男主角，把妻的創造定為主要的工作。我有把握，我自信不致蹈那小說的末尾所寫的覆轍，我的妻

要是變成那個女主人時，我一定會高興，而與她並進的。

這樣的憧憬，保持了兩年。這兩年中，我的創造，不是沒有進步，成功也是有望的。然而，作為第二次阻礙的小孩，又於今年誕生了。

小孩的誕生，使妻的意識範圍立時縮小，她的心目中只賸了小孩，別的一切都不顧了。這就是說：把我的前功，完全破壞了。我在失望之餘，嗔怪妻的意思倒絲毫沒有，因為看了小孩，便連自己也覺得愛不忍釋，何況乎女人的妻，何況妻也有她的創造的見解，以為盡心教養小孩，把她創造成全新的人物，對於社會，也不為無功。

這意見，我不能反駁，但也無勇氣接受了。這小小的孩子，是否能由我們的手創造完成，不過意外的阻礙，既未可卜，即使可卜，但為了創造小孩，就犧牲我們自己的全部精力，不作別的事業，豈非太不值得？小孩是人，我們也是人；小孩年幼，我們也還年青呢！

從前讀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未嘗不受感動，但終覺這文章太沒有力量。他希望他的孩子把他當做踏台，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心情固然可以佩服，但是在自己尚有所為的時候，立時臥倒，去墊孩子們的足，這樣的踏台，決不是堅實的踏台，對於孩子們是未必有助的。為他的孩子們設想，讀了這文章之後，倒反要覺得彷徨的罷？要他們奮然地向前途邁進的人，自己倒反而在中途倒了下來，對於這事實他們是要惶惑的罷？

當我犧牲了自己的前途，想創造妻却又失敗之後，對於兒女的教養，是毫無自信了。當我估量自己所剩餘的力量，覺得還可以寫小說，而又屢被妻女所阻礙的時候，我不禁悲憤了。何況妻的神情上又將小孩據為己有，似乎故意來破壞我的傑作，以顯她自己的成功，我於是將所有的悲哀，扣在冷笑的弦上射向她身上了。

然而，也許這種種的失敗，和妻都不相干，根本上，倒是我自己無力之故。

辯『文人無行』

魯迅

看今年的文字，已將文人的喜歡舐自己的嘴唇以至造謠賣友的行爲，都包括在『文人無行』這一句成語裏了。但向來的習慣，函義是沒有這麼廣泛的搔髮舐唇（但自然須舐自己的唇），還不至於算在『文人無行』之中，造謠賣友，却已出於『文人無行』之外，因爲這已經是卑劣陰險，近於古人之所謂『人頭畜鳴』了，但這句成語，現在是不合用的，科學早經證明，人類以外的動物，倒並不這樣子。

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於鬧事，偷香而至於害人，這是古來之所謂『文人無行』。然而那無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負責任的，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他不會說自己的嫖妓，是因爲愛國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壓的雄心；引

誘女人之後，鬧出亂子來了，也不說這是女人先來誘他的，因為她本來是婊子。他們的最了不得的辯解，不過要求對於文人，應該特別寬恕罷了。

現在的所謂文人，却沒有這麼沒出息。時代前進，人們也聰明起來了。倘使他做過編輯，則一受別人指摘，他就會說這指摘者先前曾來投稿，不給登載，現在在報私讎；其甚者還至於明明暗暗，指示出這人是什麼黨派，什麼幫口，要他的性命。

這種卑劣陰險的來源，其實却並不在『文人無行』，而還在於『文人無文』。近十年來，文學家的頭銜，已成爲名利雙收的支票了，好名漁利之徒，就也有些要從這里下手。而且確也很有幾個成功；開店舖者有之，造洋房者有之。不過手淫小說易於癆傷，『管他娘』詞也難以發達，那就只好運用策略，施行詭計，陷害了敵人或者連並無干係的人，來提高他自己的『文學上的價值』。連年的水災又給與了他們教訓，他們以爲只要決堤淹滅了五穀，草根樹皮的價值就會飛漲起

來了。

現在的市場上，實在也已經出現着這樣的東西。

將這樣的『作家』，歸入『文人無行』一類裏，是受了騙的。他們不過是在『文人』這一面旗子的掩護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業的一羣『商人與賊』的混血兒而已。

竈君與財神

呀尊

「呀！你不是竈君嗎？」

「對了。好面善！你是那一位尊神？」

「我是財神哪！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呀！難得在半天裏相會。你一向是手執元寶的，現在怎麼背起鎗來了？那手裏拿着的一大卷，又是甚麼？」

「因為武財神近日忙於軍事，所以由我暫時兼代。你知道我們工作上雖分文武，職務都是掌司錢財，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於是我就成了「有鎗階級」了。手執元寶，那是一直從前的事。近來我老是手執鈔票和公債證券。你從下界來，難道還不知道廢兩改圓已實行長久，市上早無元寶，銀行鈔票的準備金大多

數就是公債證券嗎？」

「哦！原來如此，因為我終日終年在人家廚房裏過活，不大明白財界的情形。如果你不說明，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你的樣子，也與前大不相同了哩！怎麼這樣瘦了。你日日在廚房裏受人供養，難道還會營養不良嗎？」

「我一向就不像你的大腹便便，近來真倒霉，自己也知道更瘦得可憐了。連年天災人禍，農村破產已到極度。人民有了早飯，沒有夜飯，結果都向都市跑，去過那亭子間及閣樓的日子，這真叫「倒竈」！竈是簡直沒有了，眠床，便桶旁擺一個洋油爐或者煤球爐，就算是烹調的場所。有的連洋油爐，煤球爐都不備，日日咬大餅油條過活。你想，這情形多難堪！回想從前鄉村隆盛時的景象，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我的瘦是應該的。可是也幸而瘦，如果胖得像你一樣，怎麼能侷促地蹲在洋油爐煤球爐旁去行使職務呢！」

「你的境遇，說來很足同情。也會把下界的苦況，向天堂去告訴過了嗎？」

「怎麼不告訴！每年的今日，我都有一次定期的總報告。你看，我現在正背着一大包的冊子，這裏面全是下界的實況。可是，天堂的情形，近來也似乎有些異樣了，甚麼都作不來主。我雖然每年忠實地把民間疾苦人心善惡報告上去，天堂總是馬馬虎虎，推三阻四地打官話。有時說：「這是洋鬼子在作怪，須行文去和耶穌交涉」。有時說：「交財神核辦」。耶穌那裏的回音如何，不知道。交你核辦的案子，結果怎麼樣？今天恰好碰着你，就乘便請問。」

「也曾有案子移下來過。因為我實在無法辦，至今還是擱着不動。記得有一次交下一個「善人是富」的指令，還附着一大批善人的名單，——據說是以你的報告為根據的，——要我負責使他們富起來。這實在令我束手，這種老口號和現在的實際情形根本已不相符合，天堂自身都窮，有甚麼錢可送這許多善人？這許多善人們自己又不會謀官做，幹公債投機，買航空獎券，叫我有甚麼方法能幫助

他們呢？」

『去年今日，我還上過一個提高穀價的提案，天堂沒有發給你嗎？』

『記得似乎有過這麼一回事，詳細記不清楚了。這也不關我事。我從前管領的是元寶，現在管領的是鈔票和公債證券。目前是金融資本跋扈的時代，田地不值錢，貨物不值錢，下界最享福的就是那些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是流動的，今天甲的手裏，明天就可流入乙的手裏。這筆流水賬已把我忙殺了。像穀物價目一類的事怎麼還能兼顧呢？況且這事難得討好，穀價賤了固然大家叫苦，從前米賣二十塊錢一石的那幾年，不是曾也大家叫過苦嗎？』

『近來農村裏差不多分分人家都快倒窳了。你沒有救濟的方法嗎？提高穀價的路既然走不通，那末借外債來恢復農村，如何？』

『我何嘗不這麼想，也曾和地獄裏商量過。可是不行。』

『爲甚麼要和地獄商量呢？地獄裏拿得出錢嗎？』

「耶穌曾說過，「富人入天國，比駱駝穿針孔還難。」富人照例是不能進天堂的，都住在地獄裏。所以地獄成了天下最富的地方。我會和地獄當局者作過好幾次談判，終於因為他們的條件太苛刻了，事情沒有成功。當此盛唱「打倒平等條約」的當兒，誰願接受那種屈辱的條件啊！」

「復興農村的口號，近來不是唱得很響嗎？你有機會時也得常到農村裏去看實際的狀況，看有甚麼具體的救濟策沒有？」

「近來，我在都市裏執行職務的時候多，不大到農村裏去，農村衰疲的消息，雖曾聽到，終於沒有工夫去考察。其實，倒竈的何嘗只是農村？都市裏也大地不景氣哩！你知道，我是管領錢財的，農村愈破壞，錢財愈集中到都市來，我在都市的事務也就更多。公債漲停板或跌停板了，我要到。航空獎券開獎了，我要到。那裏還顧得到農村？你是每年板定今天上來的，我下去的日子，每年向來是正月初五。可是近來時常要作不定期的奔波，這次的下去，就因為有許多臨

時的事務的緣故。」

『正月初五仍須再下去吧。』

『也許事務多，一直要在下界住到那時候，如果事務完畢了就上來。初五下去不下去，只好再看。現在甚麼都是雙包案似地弄不清楚，連正月初五也有兩個了，多麻煩。下界人們真該死，他們還在一相情願，把肉咧，魚咧，蚶子咧，橄欖咧，喚作元寶，要想用了這些假元寶來騙我手裏的真元寶呢。——其實我的手裏早已沒有元寶了，哈哈。』

『他們的待遇你。比待遇我不知要好幾倍。我愈弄愈倒竈，你是現代的紅角兒，這世界是你的。多威風啊！』

『那裏的話！我目前已苦於無法應付，並且前途大可悲觀哩。下界嫌我處置得不均，正盛唱着甚麼「社會主義」。聽說這種主義，世間已有一處地方在實行了。如果這種主義一旦在我們的下界實現起來，我的地位就將根本搖動。你是管

領民食的，前途倒比我安全得多。無論在甚麼世界，飯總是非吃不可的囉！」

「未來的事，何必過慮！伊啲！我到天堂還有一半路程，誤時了不好。再會吧。」

「我也有事呢！今日下午公債跌得停板了，明日又是航空獎券開獎之期啊。再會。」

倫敦的乞丐

語堂

英國的風俗民情，在讀過英國文學的人，總有多少的認識，但是總不如親臨其境自己去體會出來。罵英國的英人也常可遇見，這種人在各國都可發見，其共同之特點，就是各以爲自己同胞是世界最壞的民族，所以生於美國便唾棄美國而崇拜英人；假如同這一人生於英國，也必唾棄英國而崇拜大陸了。所以他們雖然種族不同，其實都是人類中之另外一族，無以名之，暫時可謂之無名族人。但是這種對己國批評的態度，在相當範圍內，也是人之常情，一方面可以說是大方，比鯁鯁過慮，諱疾忌醫，或夜郎自大，盲目誇張者強一等，又一方面也是與『老婆人家的好』同一心理，不足深責。人有聰明，必有不滿足於現狀，不滿足於現狀，始有求進之心。英人也有許多自知之明者，他們對於本國文物之弱點，英人

脾氣之古怪（此是一個絕好的小品文題目）也不迴護，只是幽默的承認。大戰以後，維多利亞時代之遺風幾乎一掃而空，所以更多這類的批評。然而自外人看來，盛世之風度，却仍然保存。所謂盛世之風度，是言社會秩序之整齊，禮俗之文雅，規矩之嚴肅，人民之自信等。如英國人之禮貌，尊長者，重規矩，扶老攜幼，救弱濟貧，給夢想揖讓進退於三代盛世之韓退之看了，也可以滿意。像倫敦有名的巡警，扶老婦過街，或是地道車中一般人對婦人小子之溫存，司車者之雍容有禮，都能使人覺得是大國的風度，與僑滬英人之狂悖全然不同了。尤其可愛的就是倫敦的乞丐。我曾對一英人表示佩服他們的風度，這位幽默自知的英人，反而詫異，問我有所見而云然。我說，比如英國女子健步的走法，獨立的精神，及在影戲院中陶情的笑聲是可愛的。倫敦告地狀的乞丐尤可表見英人自重自信自強的精神。

倫敦並無乞丐，因為這是法律所不許的。有老婦站在街旁賣自來火的，那便

是乞丐。知者總是給點錢而不取自來水，或是給價特高，算爲捨施。這不是我所要講的。我所要講的，是那些不卑不亢的水門汀告地狀的朋友。原來討飯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令人矜憐，一種是使點本事。也可說一法是使你作嘔，一法是使你贊嘆。上海城隍廟的乞丐，將臃腫潰爛的大腿，排在九曲橋路人眼前，故意使你觸目，便是第一法。南京夫子廟，有大人立在十二歲女孩的肚子上，等着人家擲銅板，也是同類。你看那女孩臉上肌肉之緊張，及其不敢喊苦之沉寂，就可以使你啓了慈悲之念。但是這用殘忍以引起慈悲，根本就矛盾。那女子大概不是他親生的，看來並不像慈悲菩薩之道場。也有吞劍者讓口沫流出等人擲銅子，這比較上乘，因爲一則到底有點本領，值得給錢，二則受苦的是他自己，不是小孩，總比較成個好漢。英國告地狀者却屬於另一種，他也是拿出本領，但不是求你矜憐，說些流離失所的話。他寫的是格言，尤其是奮勵人樂觀上進一類的格言。在於他的意思，使人走過讀這格言，覺得高興，如果你慨然解囊擲幾個銅板於他的

帽子裏，總覺得有相當的所得，不是白賞給他的。這些格言，我記不清了，大概是關於花，太陽，健康是至寶，早鳥食得蟲，一類的話。也有的很聰明，能作時評，開英國政府之玩笑，或取笑國際聯盟，或揶揄經濟會議，隨時用粉筆在水門汀上寫給你看。我看見過一位文思實在快，一寫寫了好幾段，都很精彩。也會在 Charing Cross 看見一位尖酸客，他便滿地憤慨的話，我想和他同情的人也比較少。又一類是畫家。他們用的是彩色粉筆，畫山水村宅夕陽，大船等，工夫雖不高，也都不錯，合於俗人脾胃，如上海四馬路所賣的洋畫一樣，在各圖之旁，只寫一字 (thanks 多謝)，別無呻吟苦調。路人走過，在陰森濃晦的倫敦街上，看見這圖，想到野外春光的明媚，總算有種樂趣，即使給錢，也是有所得的。也有音樂家三三人結成一隊，一吹 Cornet (喇叭類樂器) 一拉提琴，彈 Draga's Serenade 給你聽，這也是一種賣藝而已。所以他們不自認爲乞丐，他們的態度也是不卑不亢的。也有一位在 Greek Street 附近跪在地上彈琴。他的琴是自製的，一塊木板，

三條鋼絲，用一個煙盒撐起，但是彈起來倒也怪好聽。
從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出英人的自重的民性。

四
歲魯
彥

車纔停下，又往西開了。一個女客牽着孩子，跟着四五個男客走進車廂來。『快點走呀！』她催着孩子，一路扶着坐椅的背，選定了一個女客的座位，坐了下去。

她的身材高大，有點肥。面色棕黃，兩頰却像火燒樣的紅，顯然她剛纔趕火車着了急。一張厚唇的闊嘴，眉毛濃黑，像是一個男人。單層的浮腫似的眼皮，長的睫毛；烏黑的眼珠凝掛在那裏面。她的腦後垂着一個大的髮髻。穿着一件腰身太窄下擺太大的發光的新棉袍，因此右脅下的鈕扣沒有套上。長的褲腳在腿子盡頭處摺疊着，用帶子繫上。和許多男子們一樣。

她抬着頭，驚訝地望了一會對面座位上的一隻紅色的皮箱，便把靠在自己身

邊的孩子抱到膝上。

那孩子的相貌很和她相似。戴着一頂紅色的披帽。綠的新棉袍又厚又大又長使他很不容易動彈。他的闊頭的棉鞋幾乎全蓋住了他的脚面。他睜着眼，張着小嘴，縮着手，出神地望着左邊座位上的一個旅客的頭髮。

她像在思想着什麼，時時無聲的輕輕的嚼動着嘴唇。她的口角有時露出來一點微笑的痕跡。她的旅行似乎給她一種很大的歡樂。

『閉上眼睛，睡一下吧，小寶，還早呢！』她說着，叫孩子倒在自己的右臂上。

但她又突然紅起臉來，覺得自己的右臂觸着了旁邊的女客，立刻轉過頭去望了一望，不安地將自己的身子移向左邊，讓中間留出一個空隙來。

『喂！車票拿出來！車票拿出來！查票的來啦！』

車上的茶房這樣的大聲喊了起來，一路推動着打盹的旅客。在車廂的盡頭接

着就出來了兩個查票員和三個帶槍的兵士。

「票來！票來！」

她把孩子抱在左臂，從袋裏摸出車票，等待着。

「小孩幾歲啦？」查票的把票剪了一個洞，交還給她問。

「四歲啦！」她顯出得意的神情。

「補一張半票。」

「什麼小孩也要買票嗎？」她驚訝的說，紅着臉。「去年還坐過火車，可沒有買票的！」

「章程這樣定的：四歲的買半票，三歲的免啦。」

「不是只差得一個月嗎？上月初八還坐過火車的！……」

「那末，算三歲還是四歲呢？三歲的不用打票，四歲的可要補一張的！」查票的說着，估量着孩子，微笑着。

「現在過了年，自然算四歲啦！」她確實的回答說，像想糾正查票的意思。

「四歲？到底幾歲呢？不是三歲嗎？」他又重複的問着，特別把『到底』和『三歲』說得重些。

「到底四歲啦！」她也特別說得重。

「哈！……半票，兩圓四毛！」

「沒有的事！四歲的小孩就該買票！」

「那是公事，有章程。不是告訴過你嗎，三歲免啦，四歲的半票。」

「可是只差得一個月呢！」

「得啦，得啦！問你到底幾歲，你偏說到底四歲，那有什麼辦法！拿錢來吧！」

「自然！到底是四歲啦！」

「兩圓四毛……快些補一張半票！」

『說四歲就得補票！那還有什麼話！』一個兵士插入說。『他可問過你，到底是不是四歲！』

『可不是！』別一個兵士接着說，『你說三歲就得啦！』

『四歲就是四歲！怎麼過了年還是三歲！』她回答，態度很莊重。

查票的，兵士和旅客們全笑了。

『快點拿出來吧！不要耽誤我們的時間！』

『一定要票嗎？』

『一定要票！』

『多少呢？』

『兩圓四。』

『好啦！』她說着從內衣袋裏摸出一包紅紙包來，『全在這兒啦，一總三圓，拿去吧！再要多可沒有啦！』

『還有找的。』查票的收了那三圓大洋，找了錢，補了票走了。

『怪不得我們，只怪你自己！』一個兵士臨走的時候說。

『媽的！』她望着他們走遠了，纔自言自語的說，『一點兒大的小孩就得出這許多錢！』

『你說三歲就得啦，做什麼說四歲呢？』她旁邊的女客這樣說。

『哈！那怎麼可以！過了年啦，還能算三歲嗎？』

『說三歲，就不用補票！』

『你叫小寶，見着外公，也說三歲嗎？那可不行！』

『呃！』女客笑了，『叫他對外公說四歲就得啦！』

『那自然！他記得很清楚，過了年，他已經大了一歲啦！你不信，讓我問他。——小寶，』她說着把孩子的面孔扳過來，對着自己，『你今年幾歲啦？說

吧！』

「四歲啦，媽媽。」孩子回答說，親切地望着她。

「哈哈哈哈哈……」前後左右的旅客全笑了起來！

她也笑了，她感覺得快樂而且得意。

父親的玳瑁

魯彥

在牆腳跟刷然溜過的那黑貓的影，又觸動了我對於父親的玳瑁的懷念。

淨潔的白毛的中間，夾雜些淡黃的雲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婦人的玳瑁首飾的那種貓兒，是被稱爲『玳瑁貓』的。我們家裏的貓兒正是那一類，父親便給了牠『玳瑁』這個名字。

在近來的這一匹玳瑁之前，我們還曾有過另外的一匹。牠有着同樣的顏色，得到了同樣的名字，同是從我姊姊的家裏帶來，一樣地爲我們所愛。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牠曾經和她盤桓了十二年的歲月。而現在的這一匹，是屬於父親的。

牠什麼時候來到我們家裏，我不很清楚，據說大約已有三年光景了。父親給

我的信，從來不曾提到過牠。在他的理智中，彷彿以為玳瑁畢竟是一匹小小的獸，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當我去年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當廚房的碗筷一搬動，父親在後房餐桌邊坐下的時候，玳瑁便在門外『咪咪』的叫了起來。這叫聲是只有兩三聲，從不多叫的，牠彷彿在問父親，可不可以進來似的。

於是父親就說了，完全像對什麼人說話一樣：

『玳瑁，這裏來！』

我初到的幾天，家裏突然增多了四個人，在玳瑁似乎感覺到熱鬧與生疏的恐懼，常不肯即刻進來。

『來吧，玳瑁！』父親望着門外，不見牠進來，又說了。

但是玳瑁只回答了兩聲『咪咪』，仍在門外徘徊着。

『小孩一樣，看見生疏的人，就怕進來了。』父親笑着對我們說。

但是過了一會，瑛珺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經躍上父親的膝上了。

『哪，在這裏了。』父親說。

我們彎過頭去看，牠伏在父親的膝上，睜着略帶懼怯的眼望着我們，彷彿預備逃遁似的。

父親立刻理會出牠的感覺，用手撫摩着牠的頸背，說：『睏着吧，瑛珺。』一面他又轉過來對我們說：『不要多看牠，牠像姑娘一樣的呢。』

我們吃着飯，瑛珺從不跳到桌上來，只是靜靜地伏在父親的膝上。有時魚腥的氣息引誘了牠，牠便偶爾伸出半個頭來望了一望，又立刻縮了回去。牠的脚不肯觸着桌子。這是牠的規矩，父親告訴我們說，向來是這樣的。

父親吃完飯，站起來的時候，瑛珺便先走出門外去。牠知道父親要到廚房裏去給牠備飯了。那是真的。父親從來不會忘記過，他自己一吃完飯，便去添飯給

玳瑁的。玳瑁的飯每次都有魚或魚湯拌着。父親自己這幾年來對於魚的滋味據說很有點厭了，但即使自己不吃，他總是每次上街去給玳瑁帶了一些魚來，而且給牠儲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儲藏東西的樓上，不常到樓下的房子裏來。但每當父親有什麼事情將要出去的時候，玳瑁像是在樓上看着的樣子，便溜到父親的身邊，繞着父親的腳轉了幾下，一直跟父親到門邊。父親回來的時候，牠又像是在什麼地方遠遠望着，靜靜地傾聽着的樣子，待父親一跨進門限，牠又在父親的腳邊了。牠並不時時刻刻跟着父親，但父親的一舉一動，父親的進出，牠似乎時刻在那裏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親的腳後的被上，陪伴着父親。

我們回家後，父親換了一個寢室。他現在睡到衙堂門外一間從來沒有人去的地方了。

玳瑁有兩夜沒有找到父親，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牠第一夜跳到父親的床上，發現睡着的是我們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氣。父親記念着玳瑁夜裏受冷，說牠恐怕不會想到他會搬到那樣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衙堂門又關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裏，父親一覺醒來，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靜靜的，『咕咕』念着貓經。

半個月後，玳瑁對我也漸漸熟了。牠不復躲避我。當牠在父親身邊的時候，我伸出手去，輕輕撫摩着牠的頸背。牠伏着不動。然而牠從不自己走近我。我叫牠，牠仍不來。就是母親，她永久是和父親在一起的，牠也不肯走近她。父親呢，只要叫一聲『玳瑁』，甚至咳嗽一聲，牠便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溜出來了，而且繞着父親的腳。

有兩次，玳瑁到鄰居去遊走，忘記了吃飯。我們大家叫着『玳瑁，玳瑁，』

東西尋找着，不見牠回來。父親却猜到牠到那裏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飯碗走出門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兩聲『玳瑁』，玳瑁便從很遠的鄰屋上走來了。

『你的聲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親對父親說，『只叫兩聲，又不大，牠便老遠的聽見了。』

『是哪，牠只聽我管的哩。』

對於寂寞地度着殘年的老人，玳瑁所給與的是兒子和孫子的安慰，我覺得。

七月四日的早晨，我帶着戰慄的心重到家裏，父親只躺在床上遠遠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牽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撫摩着。他的手已經有點生硬，不復像往日柔和地撫摩玳瑁的頸背那裏自然。據說在頭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經跳上他的身邊，悲鳴着，父親還很自然的撫摩着牠，親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經遲了。

從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進父親的以及和父親的相連的我們房子。我們有

好幾天沒有看見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親的工作，給玳瑁在廚房裏備好魚拌的飯，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沒有回答，也不出來。母親說，這幾天家裏人多，鬧得很，牠該是躲在樓上怕出來的。於是我把飯碗一直送到樓上。然而玳瑁仍沒有影子，過了一天，碗裏的飯照樣地擺在樓上，只飯粒乾癟了一些。

玳瑁正懷着孕，需要好的滋養。一想到這，大家更其焦慮了。

第五天早晨，母親纔發現給玳瑁在廚房預備着另一隻飯碗裏的飯略略少了一些。大約牠在沒有人的夜裏走進了廚房。牠應該是非常的飢餓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樣子。

一星期後，家裏的戚友漸漸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無論誰叫牠，都不答應，偶然在樓梯上溜過的後影，顯得憔悴而且瘦削，連那懷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裏愈加冷靜了。滿屋裏主宰着靜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還沒

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動起來，甚至我們房間的樓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會捕鼠的。當去年我們回家的時候，即使牠跟着父親睡在遠一點的地方，我們的房間裏也從沒有聽見過老鼠的聲音，但現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樓上，也不過問了。我們毫不埋怨牠。我們知道牠所以這樣的原因。

可憐的玳瑁。牠不能再聽到那熟識的親密的聲音，不能再得到那慈愛的撫摩，牠是在怎樣的悲傷呵！

三星期後，我們全家要離開故鄉。大家預先就在商量，怎樣把玳瑁帶出來。但是離開預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了。我們看見牠的肚子鬆癟着。

怎樣能夠把牠帶出來呢？

然而爲了玳瑁，我們還是不能不帶牠出來。我們家裏的門將要全鎖上。鄰居們不會像我們似的愛牠，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會捨得買魚飼牠。單看玳瑁的脾氣，連對於母親也是冷淡淡的，決不會喜歡別的鄰居。

我們還是決定帶牠一道來上海。

牠生了幾個小孩什麼樣子，放在那裏，我們雖然極想知道，却不敢去驚動玳瑁。我們預定在飼玳瑁的時候，先捉到牠，然後再尋覓牠的小孩。因為這幾天來，玳瑁在吃飯的時候，已經不大避人，捉到牠應該是容易的。

但是兩天後，我們的十幾歲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熱情了。不知怎樣，玳瑁的孩子們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的發見了。牠們原來就在樓梯門口，一隻半掩着的糠箱裏。玳瑁和牠的小孩們就住在這裏，是誰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歡，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經溜得遠遠的在懼怯地望着。

我們想既然玳瑁已經知道我們發覺了牠的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牠的小孩看守起來，因為這樣，也可以引誘玳瑁的來到，否則牠會把小孩啣到更沒有人曉得的地方去的。

於是我們便做了一個更安適的窠，給牠的小孩們，攜進了以前的父親的寢

室，而且就在父親的床邊。

那裏是四個小孩，白的，黑的，黃的，玳瑁的還沒有睜開眼睛。貼着壓着，鑽做一團，肥圓的。捉到牠們的時候，偶然發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鳴聲。

『生了幾隻呀？』母親問着。

『四隻。』

『嗨，四隻！怪不得！扛了你父親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親嘆息着，不快樂的說。

大家聽着這話，楞住了。

『把牠們丟出去！』外甥叫着說，但他同時却又喜悅地撫摩着玳瑁的小孩們，捨不得走開。

玳瑁現在在樓上尋覓了，牠大聲的叫着。

『玳瑁，這裏來，在這裏，』我們學着父親彷彿對人說話似的叫着玳瑁說。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親的話，不能瞭解我們說的什麼。他在樓上尋覓着，在衙堂裏尋覓着，在廚房裏尋覓着，可不走進以前父親天天夜裏帶着牠睡覺的屋子。我們有時故意作弄着牠的小孩們，使牠們發生微弱的鳴聲。玳瑁仍像沒有聽見似的。

過了一會，玳瑁給我們的女工捉住了。牠似乎餓了，走到廚房去吃飯，却不防給她一手捉住了頸背的皮。

『快來！快來！捉住了！』她大聲叫着。

我扯了早已預備好的繩圈，跑出去。

玳瑁大聲的叫着，用力的掙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還沒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鬆，玳瑁溜走了。

牠不再到廚房裏去，只在樓上叫着，尋覓着。

幾點鐘後，我們只得把玳瑁的小孩們送回樓上。牠們顯然也和玳瑁似的在忍

受着飢餓和痛苦。

玳瑁又靜默了。不到十分鐘，我們已看不見牠的小孩們的影子。現在可不必再費氣力，誰也不會知道牠們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沒有動過廚房裏的飯。以後幾天，牠也只在夜裏，待大家睡了以後到廚房裏去。

我們還想設法帶玳瑁出來，但是母親說：

『隨牠去吧，這樣有靈性的貓，那裏會不曉得我們要離開這裏。要出去，自然不會躲開的。你們看牠，父親過世以後，再不忍走進那兩間房裏，並且幾天沒有吃飯，明明在非常的傷心。現在怕是還想在這裏陪伴你們父親的靈魂呢。牠原是你父親的。』

我們也只好隨玳瑁自己了。牠顯然比我們還捨不得父親，捨不得父親所住過的房子，走過的路以及手所撫摸過的一切。父親的聲音，父親的形像，父親的氣

息，應該都還深刻地縈繞在牠的腦中。

可憐的玳瑁，牠比我們還愛父親！

然而玳瑁也太淒慘了。以後還有誰再像父親似的按時給牠好的食物，而且慈愛地撫摩着牠，像對人說話似的一聲聲地叫牠「玳瑁」呢？

離家的那天早晨，母親曾經給牠留下了許多給孫子吃的稀飯在廚房裏。門雖然鎖着，玳瑁應該仍然曉得走進去。鄰居們也曾經答應代我們給牠飼料。然而又怎能和父親在的時候相比呢？

現在距我們離家的時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應該很健康着，牠的小孩們也該是很活潑可愛了吧？

我希望能再見到父親的玳瑁。

因為只有玳瑁是和父親的靈魂永久同在着的。

作父親

豐子愷

樓窗下的街裏遠遠地傳來一片聲音：『啾啾，啾啾，……』漸近漸響起來。一個孩子從算草簿中抬起頭來，張大眼睛傾聽一回，『小雞！小雞！』叫了起來。四個孩子同時放棄手中的筆，飛奔下樓，好像路上的一羣麻雀聽見了行人的脚步聲而飛去一般。

我剛才扶起他們所帶倒的櫈子，拾起桌子上滾下去的鉛筆，聽見大門口一片吶喊：『買小雞！買小雞！』其中又混着哭聲。連忙下樓一看，原來元草因為落伍而狂奔，在庭中跌了一交，跌痛了膝蓋不能再跑；恐怕小雞被哥哥姊姊們買完了，輪不着他，所以激烈地哭着。我扶了他走出大門口，看見一羣孩子正向一個挑着一擔『啾啾啾啾』的人招呼，歡迎他走近來。元草立刻離開我，上前去加入

團體，且跳且喊：『買小雞！買小雞！』淚珠跟了他的一跳一跳而從臉上滴到地上。

孩子們見我出來，大家回轉身來包圍了我。『買小雞！買小雞！』的喊聲由命令的語氣變成了請願的語氣，喊得比前更響了。他們努力把這些音蓄入我的身中，希望牠們由我的口上開出來。獨有元草直接拉住了擔子的繩而狂喊。

我全無養小雞的興趣：且想起了以後的種種麻煩覺得可怕。但鄉居寂寥，絕對屏除外來的誘惑或強迫一羣孩子在看慣的幾間屋子裏隱居這一個星期日，似也有些殘忍。且讓這個『啾啾啾』來打破門庭的岑寂，當作長閒的春晝的一種點景吧。我就招呼挑擔的，叫他把小雞給我們看看。

他停下擔子。揭開前面的一籠。『啾啾啾』的聲音忽然放大。但見一個細網的下面，蠕動着無數可愛的小雞，好像許多活的雪球。五六個孩子蹲集在籠子的四周，一齊傾情地叫着『好來！好來！』一瞬間我的心也屏絕了思慮，而沒入

在這些小動物的姿態的美中，體驗了孩子們對於小雞的熱愛的心情。許多小手伸入籠中，競指一隻純白的小雞，有的幾乎要隔網捉住了牠。挑擔的忙把蓋子無情地冒上，『啾啾啾』的雪球和一羣『好來好來』的孩子，便隔着咫尺天涯了。孩子們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身旁，有的伸手摸我的袋。我就向挑擔的人說話：

『小雞賣幾錢一隻？』

『一塊洋錢四隻。』

『這樣小的，要賣二角半錢一隻？可以便宜些否？』

『便宜勿得，二角半錢最少了。』

他說過挑起擔子就走。大的孩子脈脈含情地目送他，小的孩子拉住了我的衣襟而連叫『要買！要買！』挑擔的，越走得快，他們喊得越響。我搖手止住孩子們的喊聲，再向挑擔的問：

『一角半錢一隻賣不賣？給你六角錢買四隻吧！』

『沒有還價！』

他並不停步，但略微旋轉頭來說了一句話，就趕緊向前面跑。「唸唸唸」的聲音漸漸地遠起來了。

元草的喊聲就變成哭聲，大的孩子鎖着眉頭，不絕地探望挑擔者的背影，又注視我的臉色。我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再向挑擔人遠遠地招呼：

『二角大洋一隻，賣了吧！』

『沒有還價！』

他說着昂然地向前進行，悠長地叫出一聲『賣——小——雞——』，其背影就在街口的轉角上消失了。我這裏只留着一個號淘大哭的孩子。

對門的大嫂子曾經從矮門上探頭出來看過小雞，這時候便拿着針線走出來倚在門上，笑着勸慰哭的孩子說：

『不要哭！等一回兒還有擔子挑來，我來叫你呢。』

她又笑向我說：

『這個賣小雞的想做好生意。他看見小孩子們哭着要買，越是不肯讓價了。昨天坍塌圈裏買的一角洋錢一隻，比剛才的還大一半呢！』

我對她答話了幾句，便拉着哭的孩子回進門來。別的孩子也懶洋洋地跟了進來。我原想爲長閒的春晝找些點景而走出門口的；不料討個沒趣，扶了一個哭着的孩子而回進來。庭中的楊柳正在駘蕩的春光中搖曳柔條，堂前的燕子正在安穩的新巢上低迴軟語。我們這個強硬的挑擔者和痛哭的孩子，在這一片和平幸福的春景中很不調和啊！

關上大門，我一面爲元草揩拭眼淚，一面對孩子們說：

你們大家說，『好來好來』，『要買要買』。那人便不肯讓價了！

小的孩子聽不懂我的話，繼續啼噓着；大的孩子聽了我的話若有所思。我繼

續撫慰他們：

『我們等一會再來買吧，隔壁大媽會喊我們的。但你們下次……』

我不說下去了。因為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要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那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自己

昌羣

自己從來不曾寫過一篇什麼文藝作品，而有時偏偏喜歡東翻西翻，瞎三話四的談着；自己總想造成一個冷靜的頭腦，却動輒弄出情感的行爲，事件因此非常糟糕，過了後，這勞什子冷靜的頭腦又感到苦悶。自從懂得些世故，這矛盾越發在心裏作怪，把人弄的越糊塗了。朋友對於這個，都擺着一副聰明的架子，拿一番大道理來告訴，無奈這心思至今——恐怕永遠不能釋然，岔子更出得厲害了。

『管他的，率性而行。』自己常常這樣排解，朋友也有這樣說的，有時也像煞大徹大悟了：畢竟這人根器淺薄，不能坐在菩提樹下，就此成證果。

是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爲，這話，』我很承認，你看，咱們這個社會裏，那個不抱有他的真切的見解呢？他們很真切的知道玩世，知道利己，

知道擺架子，知道『拉羣衆』，然後你又看，他們的行爲夠多麼精明！沒有這樣真切的見解的人是糊塗，苦悶嗎，活該！大概在這年頭，糊塗人縱有他真切的見解，絕不容有精明的行爲的。

如是我聞：人生是矛盾的。那末，要如何在這中間求一個矛盾的統一，也是糊塗人才會這樣去妄想的。假如非絕頂的糊塗人，便永遠陷於這人生的矛盾中了。如果『不修仙，不佞佛，不學栖栖孔子，如此只如此。』自以爲超脫了麼？其實並不會打出矛盾的掌心，而另一方面你已被社會的狂流衝倒了。

因爲不是天才，不敢率性而行，又不能如聖賢們的循規蹈矩，平凡的人只走平凡的路。在路上偶爾遇到風恬月朗的時候，也不免流連光景，陶然有喜色，遇到暴風雨的時候，也曾想用理知去尋些辦法，終究苦難不能解脫，而魔障更深了。

譬方說對朋友吧，似乎比別的還難。同自己的女人拌了嘴，儘可打一架了

事，而對朋友只在這默默的否認中，彼此的距離便遠去千里了。人到底是社會的動物，不能如沙上的白鷗，雲間的野鶴遺羣而獨立，絕世如陶淵明猶『開徑望三益』。人生找飯噉容易，交朋友真難，——這是我近來發現的兩句格言，——儘有『相識滿天下』，而沒有一個朋友的人。

近來常覺得用一腔熱忱如對愛人般的傾注朋友，回頭準會感到如失戀後的悲哀；用一副清冷如水般淡的理知的心腸吧，可是，果如水的淡，那是什麼味兒呢。大概折衷於二者之間，不即不離的是最聰明的辦法，然而，這却是一種技術，是專門以上的技術。自己不是『天才』，芽根兒缺少這套智慧。萬不想對待朋友也起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情，自覺太慚愧了，太扭捏了，太促狹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如火車疾馳，窗外雲烟過眼，瞬息消逝，茫茫人海中相與接觸的人，也不過眼前的雲烟而已。『少年磨劍，五陵接客，』原沒有這樣的豪氣，自己略能知道自己的：這骨子裏充滿狷介懸直的性情，雖則不是詩却時時受

着詩境裏孤獨性的暗示，朋友本來就不多，被這孤獨性的分離力播弄的更少了。『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雖然還不會老到這般模樣，而『只今餘幾』，却有同感。

近年來頗像耗子鑽牛角，明知四圍黑漆，前面是『此路不通』，但總想尋出條小小的徑兒來；興致愈加枯寂如老僧禪定，同時也愈加尖銳化了。在這紙樣薄的社會層的平面上，這尖銳的心端所接觸的交點更小了。就連『只今餘幾』的三五朋友，也一天天疏淡起來。

朋友相隔遼遠，久不通音問，照例便疏闊了，這中間便漸漸會起上一層分明的輕烟薄霧，彼此都以爲相忘而不相關了。對於這些，有時心地便浮上一層無名的內疚，無法分解：想到好友的情誼，祇有辜負而沒有還答的，便不覺赧然自慚，耳根上烘烘地襲來一陣紅潮，那時只切望怎樣能不用語言文字而使遙遙千里的朋友會解此心，黯然吟着『詞賦而今須少作，但留取心魂相守，』生平只願得

到三五好友同會此意，也就足以自慰了。

母 親

何家槐

看見一陣人穿得清清楚楚的打她身邊走過，母親亮着眼睛問：

『你們可是看火車去的？』

『是的，阿南嬸！』

『我也想去，』

『要去就去，又沒有誰阻止你。』

可是母親搖搖頭，她不能去，雖則沒有誰阻止。她成年忙碌，尤其是在收荳的時候。近來天一放光她就起身，把家事料理妥當以後，她又忙着跑到天井裏，掃乾淨了地，然後取下掛在泥牆上，屋簷下，或者枯樹枝中間的豌豆，用一個笨重的木槌打荳。

這幾天天氣很好，雖則已是十一月了，却還是暖和和的，像春天。

母親只穿着一身單衣，戴一頂涼帽，一天到晚的槌着豌豆，一束又一束的。豈非常乾燥，所以打豈一點不費力，有許多直像燈花的爆裂，自然而然的會裂開，像珍珠似的散滿一地。可是打完豈以後，她還得理清枯葉泥沙，裝進大竹箕，而且親自挑上樓去。這些本來需要男子做的事，真苦夠她了。

催，催，催，催，催，……

她一天打豈，很少休息，連頭也難得一抬。可是當她聽到火車吹響汽笛的時候，她就放下了工作，忘神地抬起頭來，傾聽，閉着眼思索，有時還自言自語：

『唉，要是我能看一看火車！』

車站離我們家裏並不很遠，火車經過的時候，不但可以聽到汽笛的聲音，如果站在山坡上，還能夠看見打迴旋的白烟。因為附近有鐵路還是最近的事，所以四方八面趕去看火車的人很多。

母親打荳的天井，就在大路旁，村裏人都得經過她的身邊，如果要去火車站。一有人過去，她總要探問幾句，尤其當他們回來的時候。

「看見了沒有？」

「自然看見了，阿南嬸！」

「像蛇一樣的長嗎？」

「有點兒像。」

「只有一個噴火的龍頭，却能帶着幾十節幾百節的車子跑，不很奇怪嗎？」

「真的很奇怪。」

因為她像小孩子似的不斷地問長問短，有許多人簡直讓她盤問得不能忍受：

「我們回答不了許多的，阿南嬸，最好你自己去看！」

「我自己？」

她彷彿吃了一驚，看火車，在她看來像是永遠做不到的事。

『是的，你要去就去，誰也不會阻止你！』

可是母親搖搖頭，她不能去，雖則沒有誰阻止。她一生很少出門，成年累月的給釘在家裏，像釘子一樣。

在這呆滯古板，很少變化的生活中，她對火車發生了很大的興趣。那悠長的，古怪的汽笛，尤其使她起了遼遠的，不可思議的幻想，飄飄然，彷彿她已坐了那蛇一樣長的怪物飛往另一世界。不論什麼時候一聽到那種聲音，她就閉上眼睛，似乎她在聽着天外傳來的呼喚。完全失神一樣地，餵豬她會馬上放下麥粥桶。洗衣服她會馬上放下板刷，在煮飯的時候，她也會立刻拋開火鉗，有時忘了添柴，有時却儘管把柴往灶門送，以致不是把飯煮得半生半熟，就是燒焦了半鍋。

『你也是坐着火車回來的嗎？』

她時常問從省城回來的人。

「是的，阿南婦！」

「火車跑得很快嗎？」

「一天可以跑一千多路，我早上還在杭州，現在却在這兒跟你講話了。」

「那麼比航船還快？」

「自然，自然。」

「它是怎樣跑的呢？」

「那可說不上來。」

「哦，真奇怪——」她感嘆着說：「一天跑一千多里路，如果用腳走，腳脛也要走斷了。這究竟是怎樣的東西，跑得這樣快，又叫得這樣響！」

「……………」

跟她講話的人唯恐她噲嚇，急急想走開，可是母親又拉住問：

「你想我能坐着火車去拜省城隍嗎？」

『自然可以的，阿南孀，誰也不會阻止你！』

可是母親搖搖頭，她不能去，雖則沒有誰阻止。她舉起木槌，緊緊地捏住一束莖，很想一槌打下去，可是一轉念她却深深地嘆息了。

說作文

朱湘

提起筆來——無論是軟毫，硬毫，兼毫，自來水筆，鋼筆，鉛筆，畫筆，鵝管，提起它來寫字，由摩崖大字到蠅頭小楷，由王羲之的蘭亭序到孩子們的九宮格。蘇軾的詩歌，書法，都是上乘之品，這誠然是作到了舊詩人的理想境地……不過，李白，杜甫，他們兩個人的書法，究竟高明與否，這是一個極有趣味，耐人尋思的問題。論詩以神韻爲主的王士禛，他寫的字是毫無神韻可言，不像蘇軾那樣的字如其詩，詩如其字。李白的詩必得要擊歐陽詢的筆，杜甫的詩必得要擊顏真卿的筆來寫……他們的字要是真正寫得那麼好，到現在決不會沒有一點半點的遺留。

窗明几淨，在面前排列着優雅的文房四寶，這誠然是可以增加文思。不過，

在囚牢裏，文天祥也可以寫出他的正氣歌。

『牀上，廁上，馬上，』這是歐陽修對於『文章是在什麼時候作出來的』一個問題的回答；這個回答多少有一點才子習氣，好像莊子在有人問道的時候，答以『在屎溺』那樣。老生常談的說來，文章是作成於五情發動之時，一片幽靜之中。

韓愈說的『窮愁之言易工，歡愉之言難好，』我們與其注重在『窮愁』，『歡愉』這兩個字眼之上，倒不如注重那個『易』字與那個『難』字。窮愁之言易工，是因為人都怕窮愁——不過，『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這兩句成語，要韓信來運用，才得到了成功。歡愉之言雖說是難好，並不見得就作不好；韓愈自己豈不是便有一篇平淮西頌麼？

無論是誰，在作文的時候，決不會想着『起，承，轉，合』這四個字；不過，它們是抽象的存在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只拏劇本來講：元曲的四折，

不用說了，是明顯的起，承，轉，合，便是西劇，從前的五幕，那何嘗不是起，承，轉，大合，小合，現在的三幕，那又何嘗不是起承轉合呢？孔子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俗話說的『熟能生巧』，便是作文的祕訣。

中國雖是『中庸之道』的國家，它的文學却是最不中庸的。只看賦，它要把建築學囊括入它的範圍，那是多麼野心，結果是笨重，一點文學的趣味也沒有。

再看李商隱的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這兩句詩。頭一句並不說夕陽怎樣的好，只說它好，『無限』的好；這寥寥的五個字裏面，是多麼充滿了想像！說它們是孱弱？行。說它們是最為適勁的？也行。再加上那第二句，把無限的想像一化而為無限的情感；沒有『！』這個驚歎號，沒有鴉鵲的喧噪，沒有自然的歎息，沒有人的留戀，但是，在這五個字裏

面它們都有了。

文章只有好不好，沒有長短的分別。中國的十六字令，日本的俳句，希臘的雙行墓銘；印度的賴摩耶拿，麻哈字赫瑞塔，波斯的夏·拿穆，芬蘭的開勒弗雷，希臘的伊里亞得，奧第賽，——作得好，便是詩，

Et tout le reste est littérature

作得不好，至少是文學。

出題目作文章好像是小學生幹的事。不然。勸世小說，問題劇，這些豈不都是社會出了題目教文學家去作文章麼？肚子裏有文章的人，無論是自己還是旁人出下題目來，總有好文章交卷——肚子裏沒有文章的人，沒有題目之時，正好躲懶……

在小學裏作文，先生要把文章改得體無完膚；到了中學，大學，又有修辭學傳統思想——如今是更不得了，在舊有的縛束之上，又加增有西方的縛束。要

治當今的病症，只有一劑好藥，『瞎說一氣。』會瞎說的人，越說越上勁；等到說完了，總有一兩句好話。不管旁人聽不聽。也不管旁人打攪不打攪，還是瞎說下去，等到打攪的人一齊累了，散了，還是瞎說着，好像一個瘋子那樣——那總可以瞎說出來一兩句絕妙好辭。

新文學如今還是在發育時代；多讀惠特曼的詩，多讀吉訶德先生與虞戈，道斯陀耶甫司奇的小說，多讀蕭伯訥的劇本，成熟的新文學才有作得出來的希望。我們現在都還沒有七十歲；等到七十歲的時候，再作『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人，也還不遲。只怕，到了那時候，就是想逾矩，也不能夠了。

要寫好文章，必得侍候文神。侍候文神，與侍候女子一樣的難。不能怕人笑你是傻子，不能怕人罵你是瘋子。只有一點不同：對於女子情感應該一點一點的給獎；對於文神給與必得是全盤的，惟有全盤的給與，才能由文神那裏獲得全盤的給與。

沒有一項才能不是天生的；作文當然並不是例外。天生得能作文，閉處斗室之中，或是環行地球，一樣的寫得出好文章來。文章在人的心裏；並不在環境之中。環境是吸鐵石罷了。環境也可以比譬作一塊刮痧的磁片，在熱天，或是在氣鬱的時候，拏來在額子上，在背上刮刮，正在刮着的時候，又痛又哼又叫，一到瘀血刮到了皮膚的表面，便渾身痛快了。

文章便只是費話。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要文章作什麼？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不過，在文化的歷程中。語言是佔着一個什麼樣的位置，那是不言而喻的。這麼說來，費話並不是費話；換一句話說，便是，文學並不是費話了。一部水滸，那是藝術的；幾十續的彭公案，那是人情的。便是這一部水滸之內，多少也有些不可免的費話。所以，作文章的人，不能怕費話，同時，又不能費話。

兵法中所說的聲東擊西，那正是文人的慣技。在一篇文章之內，『技巧』一

刻把你逗到這裏來，一刻又把你逗到那裏去。等到掩卷之時，越是圈子兜得多，越是圈子兜得與衆不同，你越是說它好。從前周幽王，爲了要得到褒姒的一笑，還有『伊索寓言』內的那個牧童，爲了自己的高興，一個撒大謊亡了國，一個撒小說喪了身。『撒謊的藝術』是高此一籌，因爲自己與他人同時都快活了，並且一次不夠大家都還要再來一次。要是能夠作出一篇文章來不單是教人快活，並且是教人思索，這豈不是更好的文學麼？所以趣味橫生的載道文學，是作文的人所應永遠保持着的理想。

胖子，瘦子，這是打渾劇中的兩個典型人物；但是，一到沙士比亞的手中，他倆之內，一個變作了韓烈特，一個變成了福斯達甫，兩個第一等的文學人物。人是完全囿於自我的；無論是寫神思，寫人類，寫他人，寫自己，寫動植物，寫自然，到頭來都是脫離不了自我的範圍。

作文章的人沒有話不可以說，只是看他怎樣的說出來罷了。最新的現代文學

與最舊的古代文學，在本質上並沒有變更，所變更的只是方式。

思話、殘酷、撒謊、費話、不說話、瞎話，這些，在實際的人生之內，都是要不得的，但是，一到了文學家的筆底，它們便昇華作夢話，最高的藝術了。

藝術家

劉廷芳

低聲的——

『說吧！說吧！或是天使，或是惡魔，或是兩樣相兼的，和我說話吧！你若再不說話，我要把你投入海中了！』

屋外厲風猖狂，週圍怒擊，苦雨狠心的打屋頂。

『說話吧！你若不說，我要把你敲碎，碎成千片。』

雖然這樣求，這樣嚇，那天使不做回答，只有微笑。她雙眼仰天，兩翼舒展，似乎快要昇天似的。這大理石的天使，就是本來要成爲他的傑作！他對人類最後的貢獻，如今成爲他最恨惡的寶貝了。

*

*

*

*

*

黑夜到了，風雨的狂度，也與夜俱增——藝術家依舊是一回兒苦求，一回兒
 恫嚇。那天使依舊微笑，向天仰望。「我當初爲我的傑作選擇了一個模特兒，」
 他自己嘆着說，「她是很美麗，然而沒有像這天使的面龐。怎麼樣我會把自己心
 中的形像雕琢出來，怎麼樣不把那活的模特兒的像雕刻出來，」那活的模特兒天
 天來到這藝術室裏來，來了好幾個月了。

*

*

*

*

*

屋外風雨怒號，屋內藝術家在黑暗中摸索，拚命的抓住幾縷記憶的斷絲。他
 的瘋狂繼續加增，他的頭似乎是個多少里路以外的東西，他剛纔說些什麼，他看
 見一個婦人從墓中起來，——不是，不是，這是天使。

他必得努力繼續做下去，把他做好，然而他早已做好了。模糊的他，還記得
 他把模特兒打發走了。

*

*

*

*

*

『說話吧！』他澈心的痛苦微聲呼叫，他奔向那個石像。『說話吧！我已失了的羅衣的影像！然而不對——你是冰冷的大理石，你沒有生命，沒有溫氣——然而到底，這一定是我從前愛過的女子，這張嘴是她的嘴，這雙眼是她的眼。』

*

*

*

*

*

苦風繞屋哀號，似乎是呼叫羅衣的名字。藝術家哭了，摸索求光，求記憶。模糊的他能看見，遠在已經過去半忘半記的時期，有一個女看護靠在他的病床邊。大戰的喧聲還在他耳中震着，——然而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這些事都在他已經過去的生涯——現在有的是幻影，與在他心中的已失去了的羅衣的肖像！爲什麼他選了羅衣這個名字，這名字使他想到流水，那裏有遊想？不錯，不錯，那個石像——她，她必得死。世上的人決不許看見他的傑作，這傑作的代價是他狂生快樂的犧牲。因爲他已經把天使的形像依羅衣的身材造成。

『說話吧！惡魔！』他苦苦的哀求，『用女人的聲音說話吧！』

*

*

*

*

*

風雨息了，濕草與鮮花上，照着盛夏的陽光。這陽光的一線潛窺藝術室，看見天使被鐵鎚打破了，倒在地上。她帶着笑容的臉似乎是饒恕了昨宵一切的瘋狂。

他醒了，從什麼噩夢中醒來！他一看見他所愛的又所恨的天使打碎了在他的足前，他的知覺，漸漸的恢復——然而知覺來得何等慘痛，似乎他的頭要崩了。

他還不能思想——他過了一回兒要慢慢的想，他瘋了——他記得他的醫生告訴他——在戰場的時候——受了砲驚的緣故。

這經驗來的時候，他是站在戰區的城市。後來便是醫院，後來一切都是黑暗，在千千萬萬破碎的記憶中。痛苦的摸索，在千千萬萬幻像之中。然而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他是不瘋了，他是恢復常態了，——生命啊！生命啊！何等的快樂，再有生命，如同在墳墓中出來一般，——他這番要出遊世界，——遠離他的

藝術家了。

*

*

*

*

*

侍者送午飯來時，看見藝術家已經死去，他的雙唇，緊緊的吻着天使的石唇，他的蘿衣的形像。

她不過是他許許多多幻像之一。

敵軍逼近舊都之夜，忽想起蘿衣，燈下追憶

黎德女士所說之故事寫成此篇 勞在北平。

北平的早晨

林庚

北平近來的夜裏，是九點鐘便聽見清晰的更聲了，在街上一面籬陪着一個梆子，那帶着原始可怕而洪亮的聲音，遂瀰漫了大街，小巷，與許多靜悄的院落。九點，九點便連鬼也不出來了！

其實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這是敢擔保的，天上聽不見去年五月間可怕的爆擊機的聲音，而且簡直一絲聲音都沒有，這難道就是惟一可怕的理由嗎？遠處沒有鎗聲或警笛，雖然第二天報上常常發現幾起搶案，但這絕不是北平居民會把他放在心上的，這些居民自武昌革命以來，經過的戰事已是夠他們鎮定了。鎗聲礮聲，街上過着退或進的軍隊等等，都像是司空見慣的事，然則他們九點便早躲在屋裏是做什么呢，像歐戰時倫敦，巴黎的居民躲着齊柏林飛船——那號爲

空中魔王的——似的。

大街上只有稀疏的行人快快的走過，洋車因爲生意太壞都只好早收了，偶而有一二輛車，大約那車夫總是不得已才出來的。所以也無精打彩的拉得非常慢，遇着走得快的行人有時便可趕過去了。當然也有人家的包車，水月電燈點得雪亮的獨自飛跑過，這車夫是與坐在車裏的人同一心理的——早點到家。

到家之後作什麼呢？沒有人曉得，但街上確乎沒有再留戀的意味。七點鐘東安市場便已有幾個攤子預備收起了。在裏面走過，心裏就是時而想着別的事，也不至於使你因此撞了別人。燈光則各地方的明暗不同，顯示着勉強掙扎的繁華已在一些地方破滅了。人遂由七點漸少，漸少下來！

在最平的柏油路上，只有警察與十字路口的紅燈；如是月夜，便見龐大的房影倒在地上，却沒有一個人的腳步來踏一下；汽車偶爾走過，如空山中的獅吼，又是一陣風，輕輕的吹過街上，是與這街無關的。電影院或舊劇場的門前排着不

上五十輛的洋車，那洋車都不十分佩服這劇場似的，但却在無奈的等着，十一點的樣子，電影和戲都散了，出來一些無表情的臉，這乃是街上最後一次的熱鬧，由幾個集中點散到四方而消滅。

小巷裏多住的是人家，不定什麼時候遠遠會傳來一二聲犬吠，這便是一切的動靜了。在屋裏，這時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屋裏，一定有許多人已睡了，或在愁眉苦臉的盤算着什麼；這怕是只有神才可以知道得清楚的事。一切這北平的晚上的原因，似乎不是個很簡單的；許多人追想着去年，前年……這夜遂在什麼也看不見之中過去了。

我們不能爲這北平的晚上而傷心，回到家裏來的人其實是無意識的就回來了，就像有一個自然的力驅使着這些人走進屋裏，在一些過客的眼裏呈着心驚的那夜，是不爲在屋裏面的人們所注意的，他們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關涉着北平的早晨了。

北平的早晨第一使你聽見的是天未亮時的火車聲。與一兩個趕車們的談話；這好像是衝破那魚白色的氣氛的先鋒來到之後遂展開了整個的早晨。

陽光還未射到街上，希望已先在每個家開門中露出頭來，這時空中還瀰漫着一層輕輕的霧，菜場，魚市，便有些擁擠了。每個女人，小孩、廚子、老頭，各作着各自的夢，夢見的是什麼呢？沒有一個人可以十分明白。但提着筐籃之類的東西來到，大聲爭吵過價錢之後又復回去；這裏無論買主賣主是都似乎滿意了。洋車夫一個個精神百倍，準備着拉開市大吉的頭一個買賣。小學生背着書包，就着浮攤吃一點豆腐漿，燒餅又欣欣然的去了。這時來往的人形色是無窮的。三五一羣的工人，騎自行車的報夫，穿馬褂的科員，隨後又是挑擔子的與汽車一齊走過，在這樣的不同中你若能找出一點的相同來，那便是他們同有一個北平的夜了。

鋪子都開了張街上遂變成一切的中心，廣東客棧的老闆娘，也抱着小孩走出

來立在門口，東看西看，好像有什麼熱鬧將要來到了。其實沒有，一會兒太陽越爬越高，街上人雖是照樣的多，但那興奮是越來越少，以後便沒有誰再肯來站街。我們又看見許多很乏味的面孔漸漸出現。最後，直到晚上九點，那乏味的臉又都收起來。

沒有一個過客，在晚上七八點鐘，下了火車到這古老的城來；當他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又看見一切時不十分驚異的！這古城的晚上已是完了，是荒老得連鬼都容易碰着了！但那早晨，還抱着一點的希望，希望能改造它的晚上。

這念頭也許每個居民並不覺得，但這城自己是知道的。每天的早晨看見清道夫們開始潑街，巡警們來收房捐，工匠們在修理電燈電話，與一切人在為生活幹着，但那希望呢？那希望他知道並不遠，只在他們的晚上便消滅了，於是希望的心隨着晚上的接近而頹然回去，夜乃戰勝那早晨了！這座城無聲息的，只好等着第二天早晨的再來。

北平的居民渾然不知道這些，他們似乎被一種潛在的力推動着，晚上覺得乏味便自然的回家躲在屋裏，一早覺得精神充足便又跑上街去了。古城却帶了早晨這一枝屢次打敗的兵，爲着他忠誠作戰，然而夜是一天一天的來得早了，九點，處處便聽見清晰的更聲，一面鑼陪着一個梆子。那帶着原始可怕而洪亮的聲音，遂瀰漫了大街，小巷，與許多靜悄的院落。

北平這古城遂只剩下一個早晨！

塞 外

蔣恩鈿

塞外，這縈繞在我夢魂中的兩字，無時不使我向之神往，夢想着那黃沙漫漫的天地，孤城落月的清景，秋野平原，馳馬射鵰的神情，我總願有一天享盡這塞外滋味。江南秀麗的景色，又何嘗不令我追憶！但是那水樣的溫柔，繫不住我這野馬般奔放的心懷。我願在那寥闊的天地下，乘狂風一任我遨遊。何幸最近因了暑假的閒暇，得償了我這素願！雖不會有夢想般的事實使我喜悅，然而這一番蹤跡，終於在追憶中牢牢印出了。

一 平綏道上

我決定了六月廿五日乘平綏直達的一次通車走，辰很爲我擔心：因爲一次車

很混雜，我又第一次走這條路，迢迢千里，隻身遠去，加以察省的風雲莫測，能否早日歸來也還是個問題。臨行時，辰扶病送我上站。車在清華園只停三分鐘，她巍顛顛的還上車，看我覓到了坐位才去。滿車軍人佔十分之七八，餘下是商人，只有我是女客。

車開動了，鄰坐互相問訊。他們中只有一位商人赴山西大同，餘皆在沙城等站下車，到綏遠的在這車廂內唯我一人。軍人們豪爽的談話，隨着車輪的擊盪，一路飛越；我也偶然插入一兩句問話。此時羣山迎面，雄偉之間帶着秀麗氣色。長城只剩一綫，隱在萬綠叢中，失却了它素日悲壯淒涼之概。車愈往北，山路愈深，岩下山泉飛瀉，村樹隱着人家，泉畔有二三婦女徐徐仰首，一路還在擣着衣。我混忘了這是往塞北的路程！

過了大小三個山洞後，青龍橋在望了。我鄰坐的二十五師一位憲兵隊長也預備下車了，幾位隨兵還客氣的向我說：『女士，請你照顧着自己的行李，我們在

這裏下車了。』我致了謝意。由北平西直門到青龍橋，這時是中央二十五師的駐防地。聽說北去的車到張家口檢查得最嚴厲，南下的車在青龍橋也就得詳細的被察問了。上下車很混亂，我只得倚着車窗憑眺；往年春日，曾遊過青龍橋，那時江南已是春老，而長城依然一片衰草；如今却碧山上接着青天，衰老的長城也贏得滿頭野花含笑了！不知血濺過的要塞，也這樣否？

從此是陌生的途徑了。十二點零四分由清華園開的車，三點由青龍橋折向西北去。車上旅客少了一半。那位到大同去的商人走來替我關上了車窗，告訴我要過山洞了。經過了車行約三分鐘的山洞後，景色却突然變化了起來。車在迎着太陽走，無際的平野薄薄的長着些草，偶然一兩株柳樹往後倒。車的速度在平原上增快了。遠遠的一山橫斷，蜿蜒着間隔了天地。同車的人告訴我，『這是陰山脈，一路通到綏遠。』我急着問：『綏遠城外的大青山，是和這山連着？』答語似乎是頷首，我不禁失笑了，笑自己急切的神情他人又如何理會得！這路程剛開

始呢！

快四點時，車到康莊了。青山若帶，山頭泛着片片白雲，寂寞的平原上，偶有一兩羣山羊伴着牧人。我夢幻着：願立在那羣山的最高峯，攀住雲脚，讓我任心的飛一回，車停四十分鐘開行。往前去，越是遼闊，越是淒涼。田裏高粱高僅尺許，大半的田，都種的是油麥。樹木疏朗得可憐，只有白楊和柳樹，遠遠望去，却很有松柏的氣概，諒因地薄天寒，發出的枝芽都倔強而起，失了那習見的依依之態。

過懷來五點多了。過沙城，抵下花園一帶，車左有流泉，右有水田，炊煙圍繞着村樹，羣山凝神屏侍，饒有平漢路信陽州至廣水一帶的景色，不知荒寂的塞北了！過此又頓現淒涼，重疊的山丘裏，有着戰壕的陳跡，有着陰森的土穴，有着戰爭未散的戾氣，不知白骨已寒否？但願不再添新鬼！我想到戰爭的兇殘，不禁低首默禱：願這國破的河山裏，不再演閱牆的把戲！

這一帶山，越發雄峻。車身左右傾側，緩行在山道中間，抵宣化已日落時分了。車頭正對落日。山坳間一羣駱駝安詳和緩的徐徐行去。站上零落的有幾個小販叫賣着燒餅之類，我想起該進晚餐了。茶房忙着點燈，客人們忙着預備夜事，我纔知道車上沒有電燈，一節車只有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乘太陽還未全下山時，各人都得佈置好晚來的休息地了。車上沒有臥舖，幸而人少，一人可佔兩座。剛好茶房是『南邊人』，殷勤的告訴我收拾起零星的東西。這一路雖還平靖，不久以前只鬧過一次土匪，只是車上很暗，難免在旅客們熟睡的時候，有小偷光顧。因此我也有了戒心。

到張家口時已黃昏了。起了一度的騷動，軍警忙忙的不怕煩厭的查問。然對於平常的旅客驗一驗票也就過去了，對於軍人就得用着刺眼的手電驗着護照，還得盤問。不時有一些爭執：

『大家都是弟兄，——是是。』

『這是上頭的命令，我們不得不查看。』

顯然是一方諂笑着，希望對方的不留難。我慨然倚窗，看着這電燈光照耀下的張家口，想到滯留在此間的人物，晚風吹着那模糊的：『打倒』『擁護』『組織——同盟軍』『收復失地』『歡迎某司令』等等的標語，我不知這佈着一彎新月和羣星的天幕下，究竟罩着的，是怎樣一幅大地！

深夜靜中，車身震動得厲害，諒來山道越發崎嶇了。聲聲汽笛，若破長空而去。偶然驚醒，攪開車窗，看到滿天星斗，覆着的却是空寬的大地，隱隱的遠山只成一團團的黑影。北斗已是斜轉了。銀河裏的星斗，也似乎歷歷可數。星光明大疎朗得多，昏黯中也不知已到了何處？想來已入高出平地幾千尺的高原了，蓋接天較近，風意很是寒冷。

清晨抵大同，有些輕寒。站上疎疎地走着些人，有的已披上羊皮大襖了。那位由平同來的商人告辭下車，我也走到站台上。看太陽還沒有升起，東方薄薄的

敷着一層紅暈，晨風帶一點刺骨的涼意。小販縮着手站在冷了的燒餅攤旁，空地上堆着成塊的大煤。我走出柵欄，見幾家門口，站着抱了小孩呆看列車的小腳婦女，那種寒冷荒縮的意味，甚至在那些小孩的臉上，也充分表現着！我心上也被冷意潛進了。徐徐返轉身，聽到她們似乎在議論我，回頭看到她們伶仃的小腳，我明白她們在談論什麼了。

過大同又要驗票了。驗票員是瘦黃黃的臉，懶懶的披着一件破舊了的皮大衣下。當他伸出焦黃的手指時，我不禁抬頭注意起來：那滿臉的烟色，瘦癯的顎，明寫出了鴉片的餘毒！看他轉動身，走到幾位剛上車，正在高談闊論的外國商人之前，我渾身起了一陣寒顫。

山重重疊疊的堆來，沿鐵路，偶有些土城。田野的麥子都只有寸把高，而天氣已像江南的深秋了。樹木越發稀少。不少的山上，挖着洞穴，有的捲着一扇破扉。兩山廣漠的平原上，畜着成羣的馬，成羣的牛，和成羣的羊。甯靜的天地

間，只有車聲影響着山谷，我像跌了一個太古的夢裏。

這時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我却還穿着夾衣。取出麵包，充早餐的時候，麵包却變成鐵樣堅硬了。地勢更高峻，氣壓更低，肌膚都乾裂開來。到平地泉快晌午。天氣更寒冷了。這裏有一道黃黃的山泉，濯濯的童山，襯着不毛的乾土。我問起同車的人，他們告訴我：平地泉是處在平綏路高原的最高點。地方寒苦得很，沒有一些生產。就是夏季的晨昏，也得穿上皮襖。車窗外既然只是一色荒涼的高岡，我就和一位也往綏遠去的老者閒談起來。他說：『這樣苦地方，小姐，你怎麼願意來呢？』『冷天可真受不住，沒有皮襖，休想過冬。煤倒是便宜的，只是窮人也只有熬熬呢！』『窮人吃油麥麵——哈，小姐你是吃不來的，粗得很。』『菜蔬是很貴的，幸而土豆是出產得很多，一塊錢可買二百斤，當地人都不愛吃，顯得窮樣；只有苦人才吃呢！』『噫，是的，鴉片也是這裏的土產呢。全省的經費都是從鴉片得來的。聽說一年要徵四百萬呢！』『差不多的人都抽上了癮，

甚至七八歲的小孩也有抽上的。要是鴉片當得了糧食，連貓狗畜生也得躺在坑上抽烟了。哈哈……」老先生縱然大笑了，我也只得苦笑着。而話却引得遠去了。

知道了離歸綏城只有二百里地，還過大小五站就可以到了，我心裏即刻忙亂起來，看着那長着幾根草的平地高山，面南背北的泥房，朔風括起的沙土，對之都親切而有味了。車已誤了四小時，按章正午就該到達的。

眼前快到綏遠了。樹木也茂盛起來。大青山在車右屏立着，有平郊西山般的雄秀；車南的平原上，現出了一帶整齊的城牆，鼓樓探出頭兀立着，我恍若重返江南，車正行近姑蘇城外！然耳畔明明聽說，這是歸綏的新城。想到在新城教育廳供職的同學C君，諒來已在站上候我了。

車三點五十分進站。我探身看到站上都是些陌生的臉，不覺有些茫然。車停了，還不見有C君來。這時有一位先生走到我車窗下，問我：『可是Miss蔣？』

我點頭說：『是。』他也就說『我姓X，O君是我的朋友，他因為昨晚這裏的省立一中突起風潮，今天忙着去調查真相。很抱歉不能親自來接您！』我道了謝，隨着X先生走出了站台，暗自吐口氣，告訴自己已到綏遠了！

二 歸綏巡禮

我留宿在X先生家，蒙X先生夫婦盛意的招待，使我毫無感到『遠適異國』似的淒涼，却是『他鄉遇故舊』般的分外高興。我住的地方，離車站不遠，剛在歸綏新舊二城之間，開着向南的樓窗，可以看到新城的城牒，和去舊城的蔭道。近年來綏遠當局，在注意植林了；一出車站，就看見牆上貼着已變成了灰黃色的植林標語。樹木確很扶疏，遠遠望去，令人感不到塞外荒涼之味。加以阡陌間，罌粟花怒放，錦綉一片似的耀人眼目，我慶幸自己正好趕上了這時節，禮拜堂的尖閣，在往舊城去的蔭道後露出十字的尖端，那裏是表出犧牲博愛的精神！

只是在愚昧的人間，帝國主義者在吸收着膏血罷了！聽說天主教堂的勢力是很可怕的。邊陲窮荒之區，國人都不願意去；天主教徒奉着天父博愛之旨，建起了教堂，收買下土地，施些小惠於愚民，而在『替天行道』了！居民大都住着矮矮的土房，都是向南開着門，北牆削立像平常的耳房似的，沒有一間是兩簷下披式的房屋，我猜想，許多唯有削立的北牆可以禦那長季的朔風。現在正當長夏，陽光照着這靜靜的城市，駝聲裏，目注着大青山，白雲在山頭徐徐移動。

新城——恕我沒有考據。聽說是清初征服蒙人後，清廷派兵到這裏監視，建設下了旗兵的行營，成就了如今的新城，算來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而今新城已成了綏遠省的重心！省政府，墾荒督辦公署，教育廳，以及其他軍政各機關，都在這小小的新城內。如今旗人失了供養，都變成窮苦的平民了。這裏木材奇貴，他們只得靠了拆卸下房屋的樑木，變賣着過活。當走到乾淨寬闊的街道上，看到兩旁有不少半殘了的土牆時，想起那遊民式的旗人生活，很難令人釋然呵！新城

除了各機關外大半是住戶，唯有南城做着菜市。此外大街小巷，都靜寂得很。只有夕陽時分，隨着軍筭而起的，鼓樓上成千的歸鴉在奏着晚曲，一羣大大小小，各式的馬，散着繮繩在街頭踴躍。

爆發的學潮越趨『嚴重』了！X先生笑我的運氣正好，趕上了綏遠『曠古未有』的熱鬧。O君是爲了這學潮，忙得見不到面。二十八日，教育廳被毀了。我從軍警把守着的破門躬身進去，看到了滿地零亂的文件，摧毀了的門窗什物，我心頭壓得重重的無言退出了。我不知這種行爲應該誰負責任？

舊城——爲了便利，我總愛這樣稱呼，只有北城尚未拆卸。——是綏遠商業的中心，城門口停着一排嶄新的人力車，都是包車的形式，據說乘客是寥寥可數的。北門這條街，是最熱鬧的去處，商賈雲集花花綠綠洋貨都掛在玻璃窗內，五彩紙上寫着『大減價』『真真大賤賣』的牌示，恨不得放到街心，招徠主顧，而店夥們却多半袖着手，在看街上來往着從四鄉到省城來的人。看到這一條狹街上

擁擠的情形，不由人連想起北平前門外大柵欄，和姑蘇舊日的觀前街。此地特少的是水菓店，想來西山的白杏正上市，幾個銅子可買一堆的，此地得賣三角大洋一斤，半爛的香蕉也得一角錢一條；整圓的蘋果，當然得賣二角一個了。一般人只是祇好對着這些鮮果望望的。幸而馬鈴薯便宜。鷄子一塊錢可買一百三四十個。此外牛羊肉舖很多。糧食大宗是麵麥。住戶習慣上，一日兩餐。白米飯只有錢人能享用。各巷的沙土很深，寬落的大院，開着圓形舒暢的大門，是預備驟車進出的。有的牆門上，題着『雨金處』『厚德處』等等大字，和南方『堂名』的用意相仿。飄着『悅來店』『泰安店』……等等旂帘的院落裏，停着些御了卸的驟車。向南三明兩暗的屋子中，隱隱有着人行動，我真想看看傳奇式俠客打尖的行徑，和聽聽那『店小二』嗷然的應聲。這怎能怪我好奇。我們該睜開眼看看依然中古典型的社會，徒自迷醉在歐化的夢裏是沒有用處的。

我詢問起C君和另一位同學H君，『城內有什麼名勝？』他們相視着笑起來

說：『那真抱歉得很，難以應命了！此地只有幾座「召」，也許你願意看一看。』

『召』，就是廟宇之謂也。全城有大小召幾十處，如今大半都傾頹了，並不因民間減少了對神佛的迷信，只爲了幾十年來的荒亂窮困，累我佛也祇好受苦了。我們決先遊大召。從大召的側門進去，沿着滿是鳥糞的途徑向前，兩廊下縱橫的臥着乞丐和苦力，灰暗的大殿前一把鏽了的鎖橫着；半傾的鐘亭裏，撲喇喇飛起一羣驚鳥，但屋角牆頭，却露出了往日的堂皇；塗着金色的屋面上，飾着五彩的花紋，拂開牆上的蛛絲塵埃，現出變了色的工緻的壁畫。我們贊嘆着退了出來。正山門外，已成了市集。連綿的布篷下，擺了各色小攤，正似北平的廟會，蘇州的玄妙觀，和上海的城隍廟。然而鴉片煙具店的林立，却是此間特色了！順着道走到舍利圖召，進山門有着廣大的院子，這和一般的廟宇相仿，兩邊有着暮鼓晨鐘的亭子。這座『召』的香火還盛，屋舍建築的外形，却很特殊，並不是宮殿式翹着角的，而是立體形彫刻着帶有非純東方氣息的大殿。我們由一位駝了背穿着紫

袍的喇嘛引進，大殿黑暗陰森異常，我們也就返身出來了。一抹夕陽正照着屋角，聽喇嘛咳着嗽關上了召門。

說起了胡馬悲鳴一類的話，C君想到應該領我去看看馬市。往舊城的西北角走，沿着溪水，穿過綠楊堤岸，一片廣場現在面前，場上聚着幾百匹馬。這是無風淡日的清晨。岸這邊，綠蔭下拴着幾匹駿馬，幾位識馬者在遠遠望着對岸議論。C君導我走了過去，他告訴我這些都是養熟了的好馬。熟識者在和C君點頭。C君介紹了來意，我就隨着走到馬前。站在這些軒昂的駿馬前，我不知曾否露出了歆羨欲騎之色！這時C君正在告訴我：

『這馬剛在壯年，這是跑馬，這是走馬，這匹是棗騮馬，這匹是黃驃馬；』
我手指着一匹紅褐色的馬搶着說：

『這匹是關公赤兔馬。』

大家笑了起來。那光澤的毛片，在手指下滑滑地過去，恕我無法描述。我依

戀着不肯走開，C君請一位善騎的奔馳了一回給我看，並且說：

『對岸有的是呢！』

橫渡過溪水，我到了『馬之國』！馬羣中，兩兩三三的人對立着。我想過去聽聽他們論價的情形。C君說：

『你聽不到呢！買馬是不用口來開價的。』C君看我怔住了，接着說：

『他們論價是用手來講的。你不看見那邊兩個人在握着手嗎？他們就是在交易了。這是非內行莫辨的，這真叫作「手裏有數」。』我恍若有悟似的，纔知這是什麼一會事。我是個不長進的人，深感這古風的遺留，深切有味。看到許多新羈的野馬，飛蓬着的鬃毛，怒眼橫裂，不服管轄的縱跳起來，似乎在爲他們此後的命運，作最後的掙扎！

C君又導我去看未羈的野馬。在馬場的北面，一排高纔齊肩的牆內，圍着幾十四匹剛從蒙古來的新馬。那猛劣未馴的氣質，從週身透露出來。羈馬者當然是專

門的老手。他手裏拿着一根木桿，一端繫着一索繩子，靜靜的倚着牆。當主顧看中了一匹馬的時候，他大踏步的走過去，羣馬立刻驚動起來，他敏捷的看準了那匹中選的馬，順手把繩子拋出去，帶住馬頭，運用着腕力，把它牽引出來。那時這匹馬的反抗和羣馬的助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却熟練的在迴避着掀起的馬蹄，手裏已用纏繩把它羈上了。那純熟的羈法，是非有經驗不可。那時新羈的馬，吐着口沫，也只得就範的，被牽出了土牆。

走出馬市，又去參觀了毛織廠，和地氈廠。小小的工廠內，排列着一架架木機。機前坐着工人，一個個低頭耐性，用着染色的羊毛，織出了各種花紋，費着和刺繡一樣的細工夫！織成了氈子和毛布。毛布，只有本地人用，大半的地氈，却是銷到『外洋』去的。想不到這樣一座古城，也直接連繫着世界經濟的洪波！

三 昭君墓

一天午後，山頭已飛起了黑雲，而我却願拚着淋一身雨，決意要遊昭君墓。

X先生笑着說：『這才是顯得誠心憑弔昭君，昭君有靈，也將……』我急笑着說：『也將叫天不下雨了。』X先生夫婦終因怕雨，沒有同去，我和C君走出門看北天烏雲裏隱隱閃着電，不免驚心而笑，怎肯縮回呢，終於勇士般挺起身走了。一路向南去，樹蔭夾道，我們忘了那熱炙的太陽。到舊城的北門時，被人力車包圍起來。『昭君墓』，車夫搖着頭說：『太遠來，不及回來了。』又指着北天說，『要下雨了。』我看到他們作難的情形，就說：『我們走去吧？』C君也向我說：『路並不遠，只清華園到西直門的遠近罷了。』當我們決意步行的時候車夫又來兜攔了，講好價我才驚異此地車價的昂貴，這昂貴的原因也只爲了生意之難得。

穿過熱鬧的市景，走到較冷僻的街頭。每家圓大的門口前，站着兩兩三三的小腳婦女，目送着路人，指指點點的在談論，有的臉上塗着厚厚的脂粉，齊耳根

一帶却透露出了焦黃的皮色，一個個猶如捏就的粉人。赤裸着的小孩跟着野狗一起在泥土裏滾跳着。街中心不少肚皮拖及地面滿身髒泥的豬，在悠悠然尋食，車子到跟前，牠們才擺動着兩耳，一路哼着，向兩邊走。因此車夫只有慢慢的拉，而我忙着看『卷景』了。一家家鴉片館門前，貼着泥紅的對聯，飄着羅綾的『煙窗』，——『煙窗』兩字恕我杜撰才——散出了鴉片的香氣，隱約可見到『一榻橫陳萬事足』的神氣。門口進出着彎腰曲背，青瘦臉色的人，那遲鈍呆滯的舉動，襯出了那一雙無神的眼睛，和定着看着人的呆樣。使人厭惡之外更感慘然。O君還特別的指示給我看那些煙館的對聯，真令人感嘆中國文字之妙用，而文人之雅韻，有足多焉。

過盡街頭，只偶有一兩家院落，門前拴着騾馬，停着車，御夫啣着旱烟管，在說着閒話。市聲已離得遠遠了，只有偶飛過的野鴿咕嚕着在覓食。原野沙土越深了。田地中大概種着『洋煙』（土人呼鴉片爲洋煙）開着五色的花。南天還是一

色晴空，大青山一邊傳來了雷聲。遠望去，有一縷縷炊煙似的沙土在上昇，我遠以爲是炊煙呢，回頭向C君說：『你看遠遠的鄉下人家已在燒飯了。』C君笑我南邊人的口吻，他說：『那是旋風吹起的沙土，這邊沒有什麼叫做「燒飯」的事情。』我笑了。我已到了沙漠的地方，我願上天送下一陣大風，讓我看看飛沙走石颶風捲沙直上的奇景。

拉我的車夫是一個年輕力壯的人，還愛說話。問起他來，並不是本地人，民國十八年還在馮玉祥部下當馬弁，後來逃走了，逃走的理由他却不肯說。問他爲什麼不回家，他輕快的說：『小姐，回家吃什麼？還不是一樣混飯。』又告訴我，從前他到過昭君墓，那是四五年前他當馬弁的時候跟着他的長官來的。接着感嘆的說：『昭君墓，小姐，沒有什麼好玩，只是名氣吧了。前邊，過小黑河，就可看見了。』

經過一帶村落，一水橫在前面岸兩邊，席地坐着些人，有的在閒談，有的在

脫下鞋襪，有的在穿上鞋襪，車走到河邊也停下了，我的車夫走去探了一探水，過來打着招呼，也準備脫鞋了。水裏豎着幾個樁，却沒有橋面，問起岸邊坐着的人，幾人露着驚奇的眼光向我們看着，一面答道：『此地木頭貴得很，夏天漲水怕把橋面沖去了，所以早拆去等落水時候再裝上，天熱，水也不冷，大家就從水裏來往着。』這時背着草的騾馬也由人牽着走到對岸，濺起的水花影裏，馬還低下頭急着飲水。我依然坐在車上，由兩個車夫一推一挽的送到隔岸。他們再涉水把C君也拉了過來。乘車夫們洗腳的時候我們走到撐着一塊布篷的小攤前坐下。那裏聚着三五個人。『老漢』們問知了我們的來意，遙指着正南面高高的一座土堆說，『那就是昭君坟，沒有什麼好玩。』我笑問他們：『昭君坟上的草，是不是常年綠的？』他們互顧着不懂我的意思，C君笑着申述後。他們就說：『現在是綠的，秋風一起，草都是黃的了。』『青塚』，原只是一種傳說而已。我還聽到了下面的故事，一位飄着白髮的老漢，他遲遲爲我們道來：

『王昭君許配了匈奴王，只得辭別了漢天子，哭哭啼啼抱着琵琶上馬。一路朝行夜宿，心頭萬分悽鬱，只有琵琶裏聲聲彈出了她的哀怨。當走到現在雁門關的地方，昭君正在傷心，琵琶的調也彈不成，抱着琵琶，呆呆在馬上出神，看看插翼似的高山，阻住了去路。只有馬鈴在山谷裏回着聲響，珍珠似的淚，不由的掛上了玉腮。忽地一聲鴻雁嘹唳長空，昭君抬起頭，看着雁行南飛，不禁掉下淚來，淒聲的呼着鴻雁說：「雁啊，雁啊，你還能飛回中原，我是這一去只有葬身異域了。我恨不也生上雙翼，隨了你們飛回漢家。」說也奇怪，那羣鴻雁聽了之後，只徜徉在她馬前不飛開去。昭君嘆了一口氣說：「鴻雁呀，難得你這樣通神，只是我不能跟了你們一塊飛，我且修下一封書，你們能否替我帶去？她剛說完這話，雁都排列在她面前，叫起來，好似說：「我們決計替你寄信，寄信。」昭君點着頭拉出一幅羅巾，流着淚寫了一封書，繫在一隻雁的頸上，剛繫好，鴻雁長叫一聲，震起雙翼，從兩山間向南飛去了，所以現在有這雁門關。』

我聽了後，接着說：『昭君以後怎樣呢？』老人掠一掠白髮，咳嗽了一聲說：

『昭君看雁向南飛了，拭着淚，長嘆了一聲，抱起琵琶彈出了一曲，後來傳到漢家，就叫做……』

老人搖着鬚『叫做……叫做……』的說不下去，我急着說：『不管吧，請你快講下去。』我們這時大家對着遙遠裏的青塚，盤膝坐在地上，都急於想聽那蒼老的聲音裏講述這豔逸的傳說。老人嘆了一聲，他老了，健忘得這樣，也就接着講：

『後來昭君到了這地方，看到荒寂的山野，粗野的匈奴，越發想到漢家天下。那時這裏還沒有房子，住的是獸皮做的包，吃的是生的牛羊肉，喝的是牛羊的血，昭君只有終日流淚。要死也不能，因為匈奴王看見這一位如花的仙女下界，喜得他只想即日成親。看見昭君常哭，又急得他走頭無路，怕她會尋死，

派人終日終夜看守。成親的日子已定下了，昭君想想只有拚着一死，怎麼能得死呢？她走出皮篷，默禱着上天，幫着她。後來她走到這條黑河邊，『說到這裏，老人把手指着了我們剛涉過的河說：

『就是這條黑河，這條黑河救了那青白的女子。』

我深怕他的話引遠去，忙問昭君想出的是什麼法子。他回頭看了看昭君墓說：

她就向匈奴王說，要跟她成婚一定要行漢禮。匈奴王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她就說要在這黑河上搭起一座橋，成婚的那天，穿了禮服，一同拜天地，再向南拜謝漢家天子的恩典。匈奴王一聽，沒有什麼難做到，只要昭君高興就可以立刻發下命令，限日造好一座橋。成婚的那天，昭君穿了漢家的服裝，和匈奴王並排着到橋上行禮。這天的熱鬧，是不用說。昭君在橋上行完禮，一看一邊沒有人，長嘆了一聲，縱身跳下黑河去了。這時河水流得很急，一轉眼，早已往東

南流得無影無踪了，黑河是通山西地界的，昭君不能生還漢家，終於全屍流歸中原了。」

老人贊嘆着昭君的節烈，還舉起手指着昭君墓說：「這只是座空墳，匈奴王想她而造下的，中原女子怎肯葬身胡域呢？」我們只有笑着點頭，立起身，彈去了沙塵，和老人作別時，我有點不想去了，因為只是一座「空墳」。我很願意信從這傳說。一代美人，怎忍說她——像正史所說的，還嫁給胡兒，一任紅顏老去呢，我正在沉思，C君已催着車夫拉向南去。

空曠的草地上，新生的犢兒跟着牠們的母親在吃草，那依依的神情，使我不禁低首不忍看，C君却高興得跳下車去，追逐那小小蓬着毛髮似的野孩子。逗得那些母牛百般迴護，這時風從山後吹來，黑雲也在逐漸蓋上。我們又只得急急走了。

走過沙深尺許的路。我們只有跳下車步行。一路上，遇着不少的牛車，轉着

重滯的木輪，駕車的坐在車前，一脚踏着車沿，悠閒的唱着鄉歌，拖着沙塵在轆轤聲裏徐去了。

車拉不進田去，車夫就在路口放下車，跟着我們跳躍着穿過阡陌。昭君墓就在眼前了。一座小山，那有一般坟墓的形式？O君笑指着說：「這可以叫做千人塚，不是昭君墓。」墓下一色種鴉片，沒有一些樹木，走到脚下，看見半山腰裏飄着紅旛，車夫告訴我們那是山神的神龕。轉向正面去，我們滿望着，總有一兩塊斷碑殘碣，供我們搜尋。待到跟前，一看只有五六座碑豎着，年代最早的是清咸豐時的一塊，其他都是民國後豎立的。省政府計劃着在山麓（應該說墓旁）下遍植林木，一以紀念明妃，再則提倡植林之意。如今正南一帶已栽下不少柳樹和洋槐洋梧桐等樹了，假若年年種植，使綠林圍繞着青塚，將添勝景不少。

墓上只長了些荊棘之類的野草，有着一二小徑。O君不信只有這幾塊碑，決計想抄往四邊看看。這時風勢大了，天容慘然，只有遙遠的南天，依然佈着陽

光，我們轉了一圈，仍舊找不到一些碑的踪跡。改策略，往山上走去。C君忽站住脚，叫我靜聽，我聽到一陣嗚咽的風聲，宛如有人在痛哭，聲音非常慘烈，一聲聲繼續着。我強含着笑說：『昭君在哭呢！』C君領着首也笑了。我們走上山巔，才知山陰有穴，受着北風而回響，作出了聲聲的嗚咽，我那時寧信是昭君在墓中悲慟，遠望大青山下的歸綏城，這時蒙在雲霧裏，萬千雨絲好像雲際露出的陽光下垂。車夫內行似的告訴我們：『這一場雨下得不小呢！』雲頭漸漸鬆淡下去了，昭君墓只淋着一些雨脚，太陽已從雲裏吐了出來。C君說真想把這墳掘開，看一看昭君是否埋在這裏。聽說包頭還有一座坟，依傳說這只是一座衣冠塚。我自聽了那位老人講的故事後，我相信昭君已給流水飄得無踪了。一向對『青塚』兩字的嚮往，此時坐在青塚巔上，却引不起絲毫憑弔之意了。只有那嗚咽的風聲，確令我想到也許是昭君的魂魄來臨，刹那的聯想，是未免太可笑的。

太陽銜着山巔。來時的路已成了溼途，車輪深深的轍出了行踪，還過小黑河

時，水却增高了不少。昭君墳顛僅留着了一線陽光，轉眼又都沉在暮色裏了。

北滿紀事

靳 以

在平日，圈河的上空打着旋旋的是成羣的烏鴉，一面飛一面叫着，望到了有纔被野狗刨出來的屍首就落了下來爭着啄食那一雙眼睛；或是有纔丟來的死孩子，只裹了一層蘆蓆，就先來撕破這張蓆子，再來分食那血肉，但是這些天，却是三架飛機，翻上翻下地，雖然不是叫着，却永遠響了那嗡嗡的聲音。烏鴉是駭得不見踪影，而跑在地上的野狗，因為喫了人肉就有紅眼睛的，也奇異地仰了頭。彷彿驚奇着爭食的敵人變得大了，可是少了，却又總也不見下來。當着有太陽的時候，分明地看得見近尾部有紅日的徽章。在那裏就要這樣說：這是『友軍』的飛行隊。

這些飛機不只是在這一塊地方旋轉着，也要到東南方的上虢，南面的顧鄉

屯，還有江北面的柳條通。自從雙城堡被義勇軍攻陷之後，不佳的風聲頻頻傳來，『友軍』的飛行隊就勇敢地出動了。

飛行者在這裏比什麼都安全，不但沒有高射炮。連『盜匪』的影子也還沒有見；但是爲了防患於未然，這麼些天，就從早到晚地轉着。

人們的心中，也懷了異常的欣忭，不只是以爲困苦將有了一個結束，也來看強悍的橫行人，如何遇着將要來到的末日。

『友邦』管轄下的報紙上也有着這樣的消息：

『……西線安達站，突被中國政府接濟下之盜匪兩千名攻入，友軍二十三名，在青木少佐指揮下，陷於苦戰中。』

『陷於苦戰中』的這幾個字，時時可以在報紙上看到了。顯然地就能推想到，是有着怎麼樣的意義。雙城不是在有着如此的消息之後，就重復飄了青天白日旗麼？那些忠勇的皇軍，也只有守在雙城堡車站，因爲是在鐵路線上，能方便

地增加援軍或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更快地逃走的。

而東線的列車。在一面坡出了事；南線的列車，在蔡家溝附近遭了第二次的掘路。侵略者的心打着寒戰，可是淪亡的人們，却自自然然地露了高興的臉色。

逼在槍尖下的窮苦人們，在爲『友軍』們掘着戰壕和築着壁壘了。

『沒有法子，義勇軍打進來，喫飯的傢伙就沒有。』

一個日本五金商人，他的太太却是日本妓院的老鴇，有一天對着一家中國商店裏的夥友說，在說完的時候，他用手摸摸他那肥大的腦袋。

『那怕什麼，你們不是連東三省隨隨便便就佔了麼！』

那夥友故意和他這樣說。

『大大地不好了，領事官說了，聽見電燈廠的三聲警笛，就要跑到兵營去。我的買賣就都完了！』

那個日本商人覺得嚴重地說着，他說着的買賣，包括了那個以人肉出賣的

妓院。

其實那時候的情況却是很嚴重的，那些激於義憤的男兒，有熱血在胸中激蕩，不惜好身手，計劃着到怎麼樣也不能使這些侵略者就這樣安靜下去。隨時他們都在發動着。那些大森林和高山是他們天然的障蔽，在失敗的時候他們能藏到那森林裏去，就是利用飛機的爆炸，也無從尋得目標。可是這大羣小羣的人，等到精力稍稍恢復起來，便又拚了血肉向着這些侵略者進攻了。

一次最快意的戰爭就是在離哈爾濱幾十里的東山裏，一些『滿洲國』軍隊還有督戰的『友軍』，爲義勇軍引到山溝裏，前後地夾攻起來，結果是只有兩個人從義勇軍的大刀下逃出命來的。

這一次，義勇軍是像網一樣地嚴密舉事，各方面都得到了相當勝利，於是在那些淪亡的人們中間使有了這樣的傳說：

『你知道這一次怎麼能這樣勝利？』

說話的人先把眼向四面張了，然後纔得意地說着，說者和聽者奇怪的是都有那麼快活的樣子，自從強派爲『滿洲國』人之後。這樣子許久都不見了。

『簡直告訴你們吧，政府已經委派馮××做義勇軍總指揮了。』

對於馮××，人們一向是有着頗好的印象，聽者就更鼓舞起來，說話的人，也更精采地說着那一個是前線總指揮，那一個是東路總指揮，那一個是西路總指揮，……

聽話的人滿意地走了，再說給那些想知道這些事的人聽，漸漸地，漸漸地，這消息傳了這整個的城。

『老丁（註一）在佳木斯和日本人幹起來了。』

『張大麻子（註二）的兵拉出去兩團！』

『宮傻子（註三）這小子又奔上號來了，昨天下午三點鐘差一點就他媽的頂進

（註一）即丁超

（註二）即張海鵬

（註三）即宮長海

來。」

『江北有兩萬人呢，只要一封江……』

那個說着的人，故意把話吞了一半，可是每個人彷彿都能猜得到下面他該說些什麼。

幾日間，什麼樣的消息都暗暗地傳說着，甚至於把平日看成愚昧之羣的紅槍會，也放上了過分的希望，就是那半神話式的傳言，也覺得很是可信。

但是一天，兩天，三天，還是沒有一點動靜。

可是人的臉却都緊張着，心也緊張着，一點都未曾鬆弛下去，在耐性地等待等待。聽着電燈廠的一聲汽笛，就以爲該準備動手了，可是以後便又沉默着，不再響，纔記起來，一早一晚向例是響了這麼一聲的。

無論如何『友軍』不利的情形是總可以看出來。從下江駛來的軍用江輪，又卸下來許多染了血漬的白布袋，都說那裏面一個是裝了三具屍身。還有一些疲勞

已極的『友軍』勇士，露了狼狽的樣子，拖了異常沉重的軍鞋走下來。他們的制服上蒙了灰塵，腳底下沾了黃泥，鬍子長出來，眼睛露了可怕的紅色，像是一連幾夜未曾合過眼，他們雖然是同樣地肩了步槍，或是手提機關槍，可是好像已經沒有一點力量，就是當時有人去襲擊他們，也決不會應戰的。他們走了七歪八斜的步子，泥土把臉弄成難看的樣子，垂了頭，默默地走了，非復出發時不可一世的勇敢樣子了。立刻就有一批新的兵士上了船，穿着嶄新的軍服，胸脯挺得高高的，張開大嘴唱着軍歌。望着的人，早就爲他們想到回來時該是什麼樣子。

在『友軍』兵營的門前，就看到有許多沙土袋也堆起來，還有臨時築起的防禦物，戴了口套的『友軍』，在門前荷了槍值崗，用兇毒的眼睛掃着每一個經過那裏的人。

『真要是進了街，這還能中用麼？』

有的人望到這情形，便在自己的心中說。

可是只要多釘上一兩眼，『友軍』的勇士就可以趕上來，嘴裏罵着下流的話，攆得遠遠的，也許就用槍托子狠狠地照了後背來那麼一兩下，被打的人就踉跟地向前跑了兩步，回過頭來，望到打人的人，又只好忍氣走着。也有被捉進兵營裏門去的，認爲是形跡可疑的人，把冷水從鼻孔裏灌進去，逼問着是不是中國政府的密探。

就是這樣，張貼的圖畫還描了日『滿』親善的樣子，共存共榮的標語……情况的緊急還是那樣，但是沒有顯著的變動。

每個人都像是等待着那個時候的到來，什麼樣子的驚動都以爲是那件事，像獵狗一樣地豎起耳朵來，再等着繼有的動靜。但是實在是沒有什麼進展。

更有的說着準備放棄北滿了。以新京（註）爲邊界，每日開行的南行車更增加了無數的日本客人。

有的日本人却躊躇着了，若是遇見了劫車的舉動，那不是等於送死麼？雖然

是在危險中，也許會有什麼吧？如此想着了，就又搬回了行李，退了車票，重又回到家中去。

在這緊張的情形之下，雖然我的友人再三阻止我到街上去走，我仍然是每天下午要走一圈的。我是住在道裏的中國四道街，我沿了基遠伊斯基大街走到車站。再順路走向南崗，從南崗那裏坐電車或是營業街車回來。這像是我每日的課程，一直到那時候我還沒有間斷過。那一天在歸途的電車上我遇到了一個穿着直貢呢馬褂，藍綢長袍子的人，他把呢帽拿在手中，看得到是一個光頭。彷彿我覺得他是朝了我望一眼。我也看了他，覺得他有一點面熟：可是他立刻又把頭低下去，因為常時有着這樣的誤認，就不去理會。我到四道街街口下了車。在走向住處的途中，後面像是隨了一個人，我有一點擔心，爲了自從成爲『滿洲國』之

(註)自『滿洲國』成立，長春即改稱新京。

後。對於外來的人時常加以偵視。雖然我到那裏去，並沒有政治上的背景；可是無妄之災，也該小心着它的降臨。我仍然用了平常的步法走路，力求心中的鎮靜，絕不回頭望一望，雖然我真是想知道隨了我的是一什麼樣的人。

轉到一條僻靜的小路，纔是我的住處，在我按着門鈴的時候，突然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同時叫着：

『××，還認識我麼？』

這我知道了，他是我上一次到哈爾濱所認識的友人，那時候彷彿他是在工業大學裏讀書。

待我要說話的時候，門已經打開了，他抓了我的膀子走進去。我看着他那鄉曲的打扮，不由得露了驚嘆的語調：

『呵，你這樣子——』

走到房中，我們坐下來，他是比從前瘦了，臉也黑了，前額上掩在帽子裏面

的皮色顯得出奇的白嫩。

「電車上我就看出來是你，……」

他的談吐還是那麼暢快的，把右手在那光光的頭上摸來摸去。

「我也看出來像你，一來是眼睛不好怕認錯了人，二來你的裝束變得太多
了。」

「那麼下一次你見了我還是不認得的。」

他說完這句話，就哈哈地大笑，突然收斂了笑聲，正經地向我問着：

「這裏住的都是俄國人麼？」

「只有我一個中國人。」

聽到這句話之後，他好像放下心來，在我的肩上拍着：

「真巧，今兒會遇見你。」

他又高興起來，我就遞過一支紙烟去，他點起來抽着，他的一舉一動，都還

是和從前一樣。

「我看見你，我可沒有敢叫你。」他接着說，「我的行動是需要仔細一些的。」

「你幹點子什麼呢？」

你看我像幹什麼的，我可就不是幹什麼的。

他還是那麼喜歡說有趣的話。忽然間，他又嚴肅起來。像是來不及問我別後的情況，他就鄭重地告訴我在哈爾濱，也就是在『滿洲國』境之內。他是一個秘密人物。

我懂了他的意思，一種欽敬的情緒蓋了我的身子，我覺得一點熱。我知道我的臉一定紅起來，眼睛有點發亮。雖然算爲我的祖國的，並不值得我們的愛，可是那時候又自自然然地爲希有的感情所驅使。不知不覺地就深深地爲他所打動了。

我握了他的手。

『你奉了那一個的命令？』

『王××，在哈爾濱我們就有十五六個同伴。』

『憑什麼證據呢？』

『這不是麼？』

他說着，用手掠起衣襟來，告訴着我，委任狀就是藏在那裏面的。

『這工作真是有點危險！』

『當然是，』他說着頓了頓，『可是爲了三千萬的人民，爲了自己的良心，我什麼都忘記了。』

聽到他的這番話，自己心中的慚愧就立刻升起來，我也是像他一樣的人，我沒有一點職責，我看見了多少人終日在苦痛之中，我看見了日本人的鞭子打在同胞的身上；可是我只圖個人的安逸，雖然我想過，也不過只是虛想，實際上我沒

有做一點事，我沒有能力把受苦的人從水火之中救出來，有的時候，我還任過去的柔想使我自己頹傷。我恨我自己，同時我對他的敬仰更加重些。

『這一次，我是扮成了外城的布疋「老客」，』他又接着說，『爲避人的耳目，每天上午我要到這裏的布疋批發家消磨許多時候，我現在還懂得好多布疋的花樣和成色。』

他又用笑語把緊張的局面鬆弛下去了。

『在哈爾濱沒有人注意你麼？』

『那才怪，時常有密探隨了我，我還受過最嚴厲的盤問，可是我都脫過來。』

『——他們把我的衣服脫得精光』也沒有找到什麼。

『——還有一次，我回到旅舍，看見我的行李改了樣，還是夥計告訴我，纔知道爲他們拆了一遍。』

「那又是爲點什麼？」

「因爲在一個人的被褥裏翻出來反「滿」證據，他可不知道我是藏在衣襟裏的。」

「這樣你也是要小心些。」

「哼，不要緊，捉去了頂多就是一死。」

他很瀟脫地說着，又笑了笑。

一時找不到什麼可說的話，我就爲他倒了一杯水，他立刻喝下去。

「前兩個月，我混在「老薄代」(註)堆裏，給他媽的日本鬼子扛了兩天子

彈。」

「你真是歷盡千辛萬苦了。」

(註)「老薄代」爲俄文苦工之諧音，在哈爾濱成爲一種日用俗語。

『這也該快到一個出頭之日。』

說完這句話。他全爲快樂充滿了。

『近來的傳言是真的麼？』

『可不是，四圍都包上來。』

『是政府派定了總司令什麼的嗎？』

他笑着，彷彿在笑着我問這樣的話是愚笨，尤其是我纔從關裏來的人。他像
是和我說着：

『你還不知道麼？你從那住了一堆只知道安逸的人的地方來，那地方正在起着權利之爭呢！誰能想到我們是奮鬥着，不顧一切地奮鬥着；雖然我們知道將來的成效也許很小，可是我們總算盡了個人的力量。我們沒有飯喫，又沒有衣裳穿，每天是在驚險之中過着日子，不知道那一天我們就要死了。但是我們并不怕，我們只耽心在我們死了之後，這偉大的工作沒有人來承繼，那這三千萬的人

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就永遠要忍受着欺凌壓迫了。」

這些話他並沒有說出口來，可是他却真的有如此的憤懣，從他的眼睛裏露出來。

我趕緊岔開了，問他關於前兩天傳言着宮長海差一點沒有從上統頂進來的
事。

「真可惜，前面的部隊太快了，後隊沒有趕着時辰到，要不然——」
他的眼睛發着光。

「——早把他媽的小日本鬼子都給「烏塗」（註）啦。」
「現在怎麼樣呢？」

「爲長遠的計劃，正在想法子把南線切斷，那就一個也跑不了，沒準還能拿
活的。」

（註）「烏塗」是俗語，有毀掉的意思。

「那時候我們該好好慶祝一下子了。」

「可不是！」

我們的手緊緊握了，他忽然站起來，用那隻手掏出一只大殼銀錶來，打開看看，又放回去。

「連帶一隻表都要和身分相合呢。」他笑了笑，「現在我就要離開你這裏了。」

「不好再坐坐麼？」

「有點事，一點也不能再耽擱下去。」

「什麼時候再來玩吧？」

「那不一定，我不大到朋友的住處去，真要是連累了別人，不是太對不起了麼？今天真奇怪，我遇到你，還和你談了這麼許多時候。」

他像是有一點動感情地說着。

『那什麼時候再見呢？』

『還是不要定規吧，下次就是遇到了，你也許不能認識我，再說——』他的聲音低了下去，『或許這一輩子我們都不能再見了。』

他露了悽慘的苦笑，隨後，即收斂了這笑容，又把眼睛朝直望了，像是他已經看到成功的影子。

『不要說這樣話，』我拍拍他的肩，『我還等了你痛痛快快在哈爾濱玩一陣呢。』

『就是死，我也是高興的。』

『多加點小心就是啦。』

他走了，我送他出了屋門，他立刻阻止我，說是不必再到外面去，怕有什麼不便。

在院子裏我們就分了手。我看着他的背影，他那行路的姿態和以前也都不同。

了。到了門口，他轉過身子來招招手，然後就很快地跨到門外去。

我抬起頭來，正望見五六架飛機在空中飛着，漸漸地作着低空飛行，嗡嗡的聲音更顯得大起來。

到第二天早晨，我還沒有起身的時候，他就又到我這裏來。我纔要起來，却爲他又按下去了，他就坐在我的床邊。他的臉色蒼白，不平均地呼吸着。他告訴我，我有六個同伴昨天下午被探捕捉了去，當天的晚間就都處死了。

『有這麼快呵？』

我嘆息着。

『這六個人是運到松浦那裏，活活埋在土中的！』

他說着，他的身子有一點抖，他好像知道我覺察了，就故意矜持着。

『你怎麼能知道呢？』

『今天清早就有松浦鎮那方的同伴來報信，說是——』

他說到這裏停了停，像是有什麼過於悲慘的事件，纔使他不能繼續說下去；但是終於他又接着說：

這六個人都是自己爲自己掘的墓坑，然後被強迫地躺到裏面去，第一個人是由那五個人蓋上的土，第二個人是由那四個人蓋上的土……到了這末後的一個，才由那一羣鬼畜生拿土來也給埋了。他們拿了槍和鞭子，當着同伴躺到那裏面的時候，仰望着最後一瞬的天空，那羣畜生都在快樂地叫嘯着！呵，沒有人性的野獸！』

他的拳頭緊緊地握着，臉又漲得紅了，額上的青筋都暴漲起來。在我們的中間，有着片刻的沉默。

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刻又站起來，我才要坐起來披衣相送，他却早已跑出門外去了。

這以後我沒有看見他，可是在三日後的日報上載了前一日消息，說是又有

九名反『滿』人犯被捕，在次日的早晨就執行了死刑。那裏面赫然有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怎樣才好，惟盼着我們的勇士一朝衝進來，爲這些已經死了的或在忍受着強暴的，給我們機會吐盡這許多時刻積累的冤氣。

局勢真也就是更緊張起來，先是兵營的附近不許行人通過，後來那些軍政機關和公共企業廠也禁止通行，在途上隨時都施行檢查。

在深夜裏，能聽見轟轟的砲聲，許多人懷了異常的欣喜坐起來聽着。在一聲響之後，就能幻想到有多少人在這一聲之中喪失了性命，也許就是那些爲拯救人民而爭戰的健兒，但是在這樣的世界中，原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要以較小的犧牲換來大的成功。

晚風會把砲聲顯得更大一些，於是就露了更高興的，樣子可不是向一個方向吹着的風，也能把那聲音吹得小了，許多人們的臉上，隨即罩了一層憂鬱。

日本領事館對僑民也就下了最後的警告，說是如果走到南線去，領事官就不

能再負什麼責任。但是，在緊急的時候，可以逃到兵營裏去的。

在街上，常看到了哭腫了眼睛的日本女人。也有些埋怨，順着她們的嘴說出來：

『還到兵營去呢，到那時候不是中國軍的目標麼？』

尙留在那裏的日本人，許多就起始換穿中國衣服，走起路來像鴨子的一雙脚，很容易爲人辨識出來。

『沒有法子，命要緊。』

更愚笨一點的日本人，用華爾鐵絲（註）把自己的住所門前盤起來，有的還通上電流。他們也許以爲這是最聰明又最安全的辦法，可是經過的中國人，看到了，暗自笑着：

『鬼子在等死呢！』

（註）那就是用做防禦物的一種有刺的鐵絲。

就有些中國商人，暗地裏把青天白日旗製造着，爲發覺之後，立刻執行極刑。次日就有血淋淋的人頭在正陽街口的電線桿上懸掛着。

那種可怖的樣子，成爲黃蠟顏色的臉，那麼高高地懸了，眼睛半睜着，吡着牙齒，頸子上的血成爲紫黑色。有一個漲起來，看不出眼睛和嘴鼻子也顯不出來了。

走過的人都抬起頭來望望，膽子小的就不敢再看第二眼，被殺的原因在人們的耳邊低低地傳來傳去，每個人的憤怒都像火一樣地燒起來；可是要容忍着，那下面不是有值崗的『友軍』麼？而且人叢中不知那一個就是『友邦』所象養的奸細，就是沒有什麼反『滿』的證據，也可以因洩私仇而加以陷害的。這樣的被害是沒有一點用的，等着吧，等着吧！……

好像是有大砲的聲音聽到了，在日間，這還是第一次。每個人像是都聽到，值崗的『友軍』也聽到了，停止了他們短距離往返的逡巡，稍稍露了一點倉皇。

可是他們立刻看到駐足的行人就粗暴地罵着，叫着，要那些人急速走開。

人們就走了，向着自己的家，店鋪有的上了窗門，把門也關起來。這是等待着。一個時候的到來，可是片刻之後，就有人來捶着門，用不純熟的話罵着：

『這個的不行，打開，打開！』

店鋪裏的人就趕着又來打開窗門，那些稍爲遲鈍一點的，就爲那『友邦』公務員把窗戶給砸碎了。

可是那聲音再沒有響着第二次，就是響過的一聲，也悟到怕不是炮的聲音了。

『再等着吧，再等着吧，……』

失望人的心中只得這樣念了，可是要等到什麼時候呢？連念着的人一點也不知道的。他們的心中深信總有那麼一天，也許是明天，後天，第五天，第十一天，一定說是那一天，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情。在這情狀之下，他們知道所冀着的

一天是不久就要到來，是的，必定要到來的。

但是，一天一天地過去，日報上每日漸多地記載着義勇軍失敗的消息。（那原因都是在糧糈和子彈上的缺少）沒有人是能輕於置信的，可是市間的情形，真就一日日地鬆弛下來。天上的飛機也不飛了，日本人的臉上再見着快活而得意的樣子。

中國人，却又憂愁着，眼前的一點希望，是破滅了。聽到各路的敗退，許多人覺到刺心的痛，可是這是誰的過錯呢？人們都知道，可又都不說出來，只有個人心中暗暗想着：

『將來等着吧，將來等着吧！』

